



壽陽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上

新學記



宋李毅趙郡人

太原九邑壽陽距府二驛最處山谷間東當井陘常山之路北接定襄雁門戰國用武之地也更五代之亂爲僭僞所有故其俗勁勇少壯而材者多挾弓矢跨鞍馬習騎射之事自皇宋以來未嘗有鄉舉之士應詔者然地雖瘠狹而民勤於力皆廉儉自足故鬪訟少樸魯而服義故不以氣相陵元祐初張不淪來宰是邑也下令必以信遇民必以誠不數月人服其化庭無留訟張公

樂其民之淳而病其不道學問狃於舊習思有以革之
邑舊有孔子廟歲久圯陋不蔽風雨春秋釋奠惟邑官
行禮無學者以相張君顧而嘆曰欲剗滌故習而變其
俗此其本也始有意闢而新之乃規度其制而患其近
市湫隘會邑之士李光國獻其東南隅地遂謀遷焉大
姓聞是役也相與忻然具良材堅壁及工築之費於是
度地中爲正殿以安先聖像位列顏曾思孟四賢於其
左右次列坐十哲爲東西廡以繪七十二子受講有堂
絃誦有齋藏祭品有庫賓位庖湏皆有所凡爲屋四十
楹經始於庚午年春而畢功於是年冬旣而以禮召邑

士之有學行者處以師位而張君首遣其子入學與諸
生齒自是邑民之子稍翹秀而可學與昔之馳騁射獵
爲事者悉捐其虬奇短俊之服弓矢游戲之具褻衣博
帶從事於筆硯經史之間雍雍如也張君至學而喜迺
以書道其事屬予爲記予以爲學校不修挑達而在城
闕子衿刺之則在上者之過也鄉校存而游其間以論
執政然明欲毀之則學者之過也今張君爲政不拘拘
繩墨惟末是務而以行化易俗教養人材爲急可謂知
本矣士之入學游於斯舖於斯講先王之道於斯將見
有大成之材出經行明偉可立朝廷其材之不至猶不

失爲善其或於文章決科舉班班見於世皆曰張君與
學之效不亦美乎若羣居華屋之下飽食而嬉不務考
古今精道義凭几聚首言不及義惟邑政之是非是論
則恐非張君之意而異日得非如子產者爲政則茲學
之興廢未可知也張君名元淳不渝其字也世以文儒
顯而不渝又以政事稱云元祐七年二月初十日右通
直郎知縣事張元淳立

重修驛記

張山

元祐癸酉河南孟子履以宣義郎出宰太原之壽陽君
以能治劇所至必興滯舉廢而不厲民以自奉旣視事

於是周旋陟降以察其所未備而圖其所便安壽陽古
邑也當晉趙之衝幕府郊部之所往來令舍崇壯顯敞
而驛舍湫隘卑陋若隸人之居先是刺史以錢二萬畀
縣治之未克舉也君曰噫是豈爲政之所宜後者哉卽
以農隙撤舊屋度材庀徒新故相補不橫於民不重請
於公而驛舍成四楹以爲堂六楹以爲室左右有夾東
西有廡竇下有舍馬有廡序又十有九楹龔龔以爲堅
塹堊以爲潔完密疎明內安外固而賓至如歸惟茲晉
趙之衝有土門之阨井陘之險乘者不得安輿騎者不
得徐馳使道途之人去是險阨而得安固之室以免夫

邢表盛暑之薄饒其視地主宜何如也賓既安矣君於是敬帥其屬以待幕府郊部之政令君之至止以秋七月而驛成以冬十月紹聖乙亥秋九月河京節度推官劉伸适題額壽陽令孟天常書主簿楊旦縣尉趙日進立石

新修學記

金元好問

忻州人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廩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助教博士之等數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太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

者率以提舉繁銜係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驛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旣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爲之者化民成俗概見於此自太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滅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燬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詔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

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殘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越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因謂二三君言公輩甯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晚俗塗民耳目尙何事於學如日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

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股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類申廟盼化瓦礫之場爲金碧春又不知幾何人也有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予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曾爲斗食吏不得振起其後乎使吾不爲記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惟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

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至元歲在甲寅季冬既望按元文則學修於壬寅癸卯間宋高祖之二年三年蒙古太宗之十有四五年也作於甲辰自甲辰至至元庚寅凡四十有七年乃碑未著至元歲在庚寅季冬既望十字今據碑陰許惟一乃紀學論郝君刻碑年月耳非謂學修於至元間也

新建朝陽閣記

明高堂米廩人

正德丁丑歲家君作宰壽陽予省謁寓茲邑會邑大姓陳完氏創建閣成以予從斯文後徵予爲記并題諸額予以朝陽命名蓋取諸向東隅而達京師也既按鄉進士賈公侃狀壽陽卽春秋馬首郡唐爲受州晉以來爲太原屬縣歷五代兵火舊城傾圮國朝因往來便捷

西南隅爲城連關陝而引巴蜀接燕趙而通齊衛從古號稱要劇迨我太宗文皇帝移鼎北平而士之求仕工之赴功商之懋遷農之輸賦者百倍於昔顧城中逆旅衆不克容而猶病夫晨昏啟閉之艱往往忌此地而弗憩俾太安張淨得名鎮完父憲輩積不能平乃相城東廓地平闊爽直營築爲關不數年館舍市肆延袤森密甲於一方而行旅稱便正德壬申間流賊南來邊寇北下勢甚猖獗去此俱未百里關居者日夕驚惶惟恐其突至而貽害不細穿窬輩間亦竊發完觸目激中愀然改容曰民之所以不遑甯處者由居地疏廠出入無

防禦致然吾居積頗豐無所建作以銷隱憂蓄將何爲
乃以意指白諸父父是之謀諸僉僉曰允遂捐闕東隙
地輦石爲臺覆以木而中爲門焉包砌堅確砻爲藩屏
臺面架木爲閣閣高百尺許其楹凡五畫梅暈飛碧瓦
鱗次聳出重霄而見者快異中塑衆神之像將以鎮服
魑魅魍魎而靖民居左右翼層樓棲鯨音鼉鼓以鏗昏
曉閣之上下金碧絢目丹堊浮光規模壯百代之觀工
作極一時之妙鬼然雄峙足以懾奸人而待暴客若夫
旭日朝合瑞嵐暮鎖長流環南魏闕映北山川曠盈視
之目煙霞拂登覽之冠清風時至幽懷頓釋令人有出

塵寰陟蓬萊之想此又闕之大觀也鳩工儻功幾經砧
葛而功始就所費不貲十九皆完之給完惟欲門闕底
成永惟保障以舒民憂而餘不計噫臨春結綺非不壯
麗以爲美觀然取盡錙銖用若泥沙斂怨而爲遊晏之
區視此其功過得失何如完承憲拓闕之業而建此闕
以遂保闕之謀俾居民有所憑依而得享康甯於悠久
予深有取於完焉雖然闕固因完而成完亦因闕而不
朽矣是爲記

按高堂係米脂縣人正德間縣令高臣之
子見朝陽閣碑舊志以米脂爲人名而注
於上方云高堂府同知有譌舛又闕建
於明正德間俗傳爲公輸子所造誤甚

重修簡子廟記

張蟠 邑人

趙氏晉世卿下宮之阨宗祀幾斬賴天命應無聲之祝
嬰與杵臼節分以自靖於遺孤再延於武是爲文子武
嗣景叔景叔生鞅卽簡子也簡子卒於周元王丙寅歲
逮今二千二十有餘禩矣其間境壤之分合守土之變
代不知凡幾祠墓誰則識之邑乾方舍餘封邱突起世
傳爲簡子墓前構棟宇以爲棲神之所肅謁者疑信半
焉爰稽載晉乃都絳而絳之九原亦多趙氏塚今簡子
邑乃在壽陽墓西二里許爲賀魯之墟豈其案邑云疑
者十以爲舍上邑而定僻方似非人情且茲邑春秋爲
馬首郡後獻子分祁氏田七邑韓固嘗爲馬首大夫又

奚預於趙夫舜都蒲版而葬蒼梧禹都安邑而厝會稽
豈擇而取之世變無恆也按史記敬王三十年寅吉射
奔齊趙遂有范中行之邯鄲柏人名爲晉卿奉邑俾於
諸侯馬首介晉陽邯鄲之間後或兼而有之古賀魯卽
今邑西北鄙亦自無害於葬與食邑也但柄國政者恆
多得人心者恆寡茲邑人於簡子卽墓建祠因祠用禴
豈無謂蓋神之功德自有沒世不忘在人心者如會瓦
以救魯濟艱之仁也執赤以卑楚交鄰之信也衛止於
郭處勝之寬也以訓簡定嗣以保障任鐸知人之哲也
殺涉陀以息爭罪棄禮也還田於公孫龐嘉守義也未

卜不與齊戰懲濱武也問禮於子太叔一聞天經地義
民行之語遂大之且請終身守之及卒而臨猶念有
言之教其謹身則如此忿讎爭國於父爲不可納太子
於賊使獲復衛其明倫則如此狄泉之變會於黃父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己而克鞏邑逐子朝納王
於王城使般戍周而還其勤王之績又如此扶植綱常
有功名教種種可紀後世之人如何其不感而思思而
爲廟享哉然遺愛之流也無窮物理之敗也有數以有
數之祠昭無窮之愛不無賴於更新諸君子嘉靖初年
值傾圮鄉耆馬絨梁國王祝比丘廣成行洪糾衆飾之

卑者崇之弊者更之棲鯨音而缺者增之燁然鼎新對
越之心慰矣或者曰諸君子一身經此再壞落成之功
固嘉矣懼砧葛之延無幾也噫今之構茨固易朽神之
功德則難滅之數君子其捐貲竭誠之不靳必有所以
使之者安知後之嗣今不若今之感神也哉茲無庸憂
因記

重修城隍廟記

閩 芝 邑人

粵稽古祭法凡功施社稷德若生民者血食之若山林
川谷興雲雨裨財用者率皆致禋矧夫城隍衛國衛民
血食尤宜國朝禮制允協幽冥殊錫爵號府爵公秩視

二品州爵侯秩視三品縣爵伯秩視四品通勅郡邑廟
祀而俎豆之歲時祈報庸隆功德壽陽立城有廟漫集
嗣續增修國初迄今數矣厥初就簡示樸庸惇祀典匪
違於侈美繼雖屢葺率仍舊貫亦罔崇大承平既久生
齒富繁歲月彌深木石傾泐時或弗克容祈報之衆固
罔所容妥神靈亦罔所容展禋祀甚爲典禮之缺時維
故者弗容於弗修修之弗容於弗增也歲丁亥鄉老郝
鸞等議定增修上之邑主邑主可之下令曰願新神廟
者聽衆忻趨之輸金輸力者應響遂選工掄材課日鳩
役凡棟楹欄檻之橈腐者易之黝堊丹漆之漫漶者鮮

之蓋瓦級甃之缺壞者治之層臺之舊址新之構架之
狹隘洪之牖窗之庫下崇之豎坊建表飾重門翼廡廡
飾鑑鼉擊昏曉勿輟焉而且塑繪莊嚴神明之著也侍
衛森列宿直之儀也曹司掌局信度之懽也善惡分司
報應之昭也齋宿有所儀仗有庫住持有廬庖漚有置
鼎新完美竣事於辛亥之秋垣繚言言樓閣噦噦門闕
崇深殿宇突邃過者駭瞻入者惕息於時厥衆庸容厥
祀庸展厥神庸妥厥禮庸備壯麗之觀比諸琳宮梵宇
蓋萃衆力而積數稔故也丐余誌石俾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昔之未加修修時乎厥始昔之未增大大時

乎厥成嗣而修之大之弗克弗待於後之人也余誌石且諗有眾曰吾人時舉厥猷敬矣俾時舉恆報功報德之念則神終克誠之享吉矣俾時念萌倖福倖禍之思則神必非類不歆凶矣吉凶維影響一念而已欽哉念哉

遊神福山記

陳

斐

鄆陵人

予丙辰七月八日因齋萬壽表文入賀經行壽陽縣是日以候撫院公移未到問縣北有方山者唐李通元著華嚴論遺跡扯門人乙卯舉人韓慎行甫岳鎮東宗泰出城方午後岡阜迤邐曲折二十里乃下溯河流行又

二十里至山之麓望山頂方平松柏鬱茂煙霧冥濛斜日西墜坡頂猶明入山口有溪流百丈餘懸石上飛瀑而落其左有方石可磨刻亦一奇觀自此仄徑蹲石攀緣而上約數里至下寺寺門古柏二株如虬龍蟠掛舒屈其上殿壁階有古刻石數片皆亂砌無倫理蝕於荒穢草壤之中唯王雷仲威二刻尚有讀者出寺門右轉緣嶺而北至上寺寺北殿壁有石洞龕中埭李長者像美姿修髯有道者氣象僧云此卽長者著論處前東北有長者伏虎之像西北有學士張商英碑此上寺後乃方山絕頂上有水池不涸予欲登尋恐僕夫力倦不能

從也乃就此回至下寺少憩二舉子留余宿謂此山侵晨則雲霧從足下湧起變態千狀如出塵表予以地連寒生從者衣薄亦不能留乃由舊路而回是時新月初生天宇靜徹寒泉幽咽流響冷然僧燃松脂前導少焉金笳迭奏絳炬雙迎及至縣已三鼓回首鷲嶺龍峰雲煙繚漠如在夢想也嘉靖丙辰秋古鄆陵文岡道人眞白子陳棐書

重建唐韓昌黎文公祠記

邑令

白

檀

汝州人

文公先生唐昌黎人也祠記云昌黎者何以曾停驂留題人佛而祠之也蓋自當時公以使臣奉朝命往安逆

賊別長安而道經壽陽鄰邇邊地時當春和寒氣猶冽故留題有特地寒之句昌黎以山斗人物經地而感感時而吟自唐迄今越幾春秋矣其夕次一題鐫之堅石垂之公署未嘗或泯焉者凡以其人之賢故其所作之美美斯愛愛斯傳傳斯久也今古賢和者不下千數而僅存者百二三無非所以仰昌黎之風昔者督學公會建公祠於閣之左後人尋毀之蓋不知斯文道義之爲重也予嘉靖丁未歲來令茲邑聞其由又搜獲廢匾於公署心乃惕然弗安遂登閣而周覽之曰美哉地斯固可以祠昌黎矣蓋茲閣以佛圖繪像其上世道之惑也

昌黎闢邪崇正人也建祠於此則道立而異闢正崇邪
息彼佛圖者自當遠焉避矣雖有像神弗留也况闕以
朝陽名則借其義以爲公祠也亦宜遂卜吉而再建立
之樹之木主依其神也祀於春秋舉其典也閣之前有
坊表曰唐韓昌黎祠昭其正也嗚呼吾素愛昌黎之文
學而未能今茲尹昌黎所經之地見所留之吟故復踵
故事而祠祀之以見景仰山斗區區之懷云以興起斯
文爲己任者甯不祀以存感感以存敬敬以存吾道義
之念哉因書此以識歲月且以告來者幸勿復廢斯祀
也是爲記

太安鎮禱雨亭記

郭應鵬

邑無禱雨之處凡值旱祈請率赴他所鮮有輒求而輒
應者庚子歲有黃冠振衣徒步至太安鎮不云里居姓
氏每遊戲於山林川麓間旣而語居民曰此鎮乾岡隙
地有神水可立爲禱雨亭眾忻然從命鳩工鑿石果泉
自西北來瀝瀝有聲瞬息盈池僉異之因名其池爲龍
池上覆以亭三楹匾曰禱雨後置閣一座供諸天神左
右翼以夾室前峙鐘鼓樓南構尊經樓三楹鉢堂三楹
圍以垣牆肅以大門凡二十五畝有奇時數月不雨闔
縣士民奔禱於斯須臾雲起雨遍遐邇者三晝夜遂大

有年四方聞風而來禱者若獲井平樂榆原晉陽代孟等昏旦接踵無所不應焉噫以一時之創造而寓無量之福利亦神奇矣鄉人慮其久而或湮也持狀請記余以臨春結綺非不壯麗以爲美觀然取盡錙銖用若泥沙斂怨而爲游晏之所視此功過得失爲何如况祭法山陵川谷興雲雨者則祀則此役豈謂無益於國家夫藐姑有神人而大旱不禱畏壘有至人而累歲豐稔然則龍池之鑿雨亭之建此物此志也因揭始末鐫石以示來者

按記係邑人闕季才撰知縣郭應鵬立石舊作郭應鵬撰誤

重修太安鎮關帝廟碑記

提學方鵬

漢錄旣訖羣雄四起角力鬪智朝爲君臣暮爲仇敵比比也帝獨委身昭烈間關險阻恆如一日所以示天下之大忠也可爲後世事君者之法嘗爲曹瞞所得遇之甚厚從容報效竟歸舊主所以示天下之大義也可爲後世處變之法圍樊逼許志一中原繼之以死所以示天下之大武也可爲後世討賊之法祀典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帝兩得之則祀之宜矣帝之祠徧海內凡水旱疾疫必禱焉商民旅舶或有盜賊風波之警必呼帝以免卒免焉其福於民又如此則祀之又宜矣夫帝晉產也環海之內皆得祀之而况其鄉乎壽陽有巨鎮

曰太安有帝祠歲久而圯岸生在天際率其里人張時明輩捐貲聚財謀撤而新之俾僧晉福董其役經始於正德之辛巳落成於嘉靖之乙酉八月吁亦艱矣予適過其地姑爲之記雖然帝正神也其禍福予奪亦惟正是應晉之人敬而祀之可也徼福禳禍以媚於神而不知務民之義不可也其戒之哉

重修文廟碑記

國朝 高丹桂 邑人

意躁者不可與進學便安者不可與圖成花之蓓蕾花之自然者也若執初苞便欲作蓓蕾之形不折則頽然就腐耳水之就下水之順性者也善爲水計者必隄防

之疏濬之然後能澤暨萬物而水以德稱不然滔滔者將與俱逝耳爲學亦然學者有過人之資此花之初苞者也培之以德業滋之以學問深之以涵養濡之以歲時蓓蕾有超然自異耳卽其便安之性自畫之念如築隄隄水限於所趨其究也何必不爲下流之歸善養若彼矯強若此遵所養而祛所矯雖與古聖賢君子方軌可也况區區功名富貴哉乃今之爲學者則反是才有可前之質便翹然滿假輒不禁負質以爲異臨深以爲高俯視一切自以爲人莫己若不樂與勝己者處及徐叩其中藏枵如也此與花之初苞而遽謂蓓蕾者何異

又其下者則日微逐於刀錐會計間其視進賢冠不啻如雲中鶴馭佛頂圓光窮措大家風但能使齏鹽不置於妻子剝啄不辱及父兄於願已足又誰肯咿唔咕嚕日對此冷淡生涯哉擇便而趨積習爲安此其游波不返者也所以清時文教誕敷英豪鵠起而吾鄉獨寥寥無聞弊正坐此雖然又有進焉國家分建郡邑而立之學所以興賢育才而爲之地也士遊其中方將洗濯德性敦篤行誼本堯舜孝弟之旨宗聖人庸德之行斯不負國家作養至意爲吾道光若但剽竊補綴拾飯釘雖豔等春花詞工月露已嘉禾而稊稗已倚或奄忽俯

仰憍戾僻錯雖哀其衣垂其帶已嘉禾而稊莠已稊稗能具士之體而鮮其德稊莠則竊士之似而敗其羣士縱不自愛儻之稊莠稊稗鮮不作色怒者嗚呼可以自鑒矣今朝廷嘉惠海內薦舉辟召將與制策並行諸君子正宜不應新猷潛修罔懈者昔王沂公所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從來名公鉅儒未有不從學問涵養中出者也去歲同年友邑侯楊君重修黌序舉一切殿廡門屏而整齊丹雘之余偶於督工之暇談及此楊侯不勝憮然洎工竣學博何先生屬文爲記因憶一時之語書以付之鄉人有罪我者不敢辭

也倘或聞言而勃然奮蹶然起則旦暮遇之矣

重修關帝廟碑記

趙聯齊 邑人

聖帝晉解人遭漢不造與張桓侯諸葛武侯翊昭烈而夷大難其豐功駿烈義膽忠肝光耀簡冊者前賢聞之甚悉似無容勦說其同而獨是天人之際有重可慨者史論關張皆萬人敵張輕兵卒而關侮士夫卒以此賈禍非知言也蓋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聖帝憤激不顧收死灰於已燼之餘欲噓而再燃之勇鼓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不洵艱乎哉乃聖帝亢批於前而賊奸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阨使永安之恨

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而說者尤歸咎於昭烈之舍荊州而入西川以莫大之任付之聖帝一人夫聖帝之才之略覈其所爲雖勝天下而有餘而况荊州哉且聖帝以荊州之衆圍樊逼許志一中原使天不去漢吾知吳魏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尙敢陰謀協助以窺漢鼎耶天殞聖帝其不祚漢明矣嗚呼國之興亡天也而人每遺恨於吳魏之事者非以聖帝故耶且聖帝距今已千餘禩其歌道遺烈崇廟致祭者恆如一日則忠義激發蓋不獨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澤炳如者日月星辰也

壽陽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余壽有廟久矣嗣續增修數矣厥初就簡示模匪違崇
大且位兌向震居南門之側固罔所庸妥神靈亦罔所
庸展禋祀甚爲典禮之缺歲癸未適就回祿其尙容於
弗修尙容於弗增大也哉教諭安學孔序班郝楠等有
志未決爰謀諸衆衆忻趨之輸金輸力者響應遂選工
掄材課日鳩役凡棟楹檻欄極其堅緻蓋瓦級甃極其
整飭黝堊丹漆極其鮮明且向明以正南面之位豈坊
以肅對越之忱修寢宮以嚴內外之辨葺殿宇以茅躋
甯之所翼廊廡以昭配享之署懸鐘鼓以警昏曉之節
建樂樓以嚴奏假之虔塑繪莊嚴侍衛森列視昔所建

不啻倍蓰云是役也經始於大明崇正甲申落成於大
清順治丙戌比邱淨滿拮据三載任怨任勞喜功告成
問誌於余且盛稱總理郝忠郝櫟及諸糾首安學周等
宣力之多也遂爲記之如左然余因是而有感焉世運
江河人心鬼蜮朝爲君臣暮爲仇敵讀史聞開門迎不
聞閉門戰之言爲噓歎泣下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百世而下有能覩廟貌而思奮感石仵而勵節鞠躬
盡瘁以自靖於寡君吾知聖帝在天之靈必有呵而護
之啟而翼之者豈盡天意不可回吾將觀人事矣

牒城隍祈雨文

邑令

吳祚昌

壽陽縣志 卷十一 藝文上 七
余不敏奉 天子命來守茲壽土惟是承天惠民愛
養黎庶爲首務其有一夫不獲者曰惟予之愆若境內
之有神爲其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恤大患則祀之固將
福佑蒼生以歆有黍稷也日者亢陽肆虐驕旭逞威早
禾之結實在七月而盡化蒿萊晚穀之場華在初秋而
悉成塵土霖斷露晞勢欲焚金銷石霞飛雲賴幾於川
涸泉枯是欲不粒我蒸民也不穀我士女也不哀我殘
黎無殊扼其吭而絕其食也其可哉余用是憂心如焚
自慚善政之無稱未獲蠲煩除熱今際昊天之神儆敢
不滌髓涓腸無已齋戒告虔伏冀明神垂照卻燭龍之

影楊枝灑而雨足郊原興魚鱗之雲稼穡沾而人歌樂
歲是誠能禦大災者也是誠能恤大患者也不第佑民
且以福國若不其然則神且不能歆有其黍稷而又何
况於蒼生

祭邊山土地山神驅猛虎文

前人

維康熙十年三月朔十日太原府壽陽縣知縣吳祚昌
謹以豕一羊一致祭邊山之土地山神而言曰天地之
間惟人爲貴禽獸賊人實干大戾馬稜逐蝗蝗赴海死
韓愈驅鱷鱷亦遠徙况茲猛獸有大於是余守茲土聞
有虎傷邑人來告邊山之旁憂心孔迫惻怛徬徨昔有

賢牧著績頗多蚤不入境虎北渡河余豈不德致此災
疹反躬自責恐懼修省然余聞之物各有司明有守令
幽有神祇承天愛民禦災捍患陽職陰職理治理亂協
力調劑不爽不僭若其不克是謂悖謬令固當愆神詎
無咎矧於主山法當呵護縱虎食人豈不悔禍用是告
神兼諭猛虎限汝三日卽當遠去汝或不爾張弓毒矢
糾率吏民誓將殺汝爾其諦聽毋貽後悔維神有靈鑒
諸察諸與余共事受此一卮尙饗

義學碑記

邑令

錢熙貞

和曲人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三代以上化

民成俗莫先於教其學尙矣迨及漢唐博士則取諸人
望之中又得尙書自言故子弟之誦習於學者常千人
二三千人不止至不能容有司記奏闕下請廣席舍其
時無不燈火書聲之學舍無不樂羣敬業之生徒無不
則古稱先之大師都講唐宋明興其學尤盛今 皇

上加意右文崇儒重道廣解額疏銓選 御制訓飭

士子文親灑宸翰勒石國子監頒行天下學宮此誠從
古未有之曠典生其時者亦何幸歟余自戊寅秋恭膺
簡命承乏壽陽會連歲歉收哀鴻甫集瘡痍未起
雖欲建義學擇醇儒化導愚蒙不遑也余早夜圖維以

爲廣文教何如足衣食之所謂富而後教也先是壽邑積弊有三一日兵車自太安至芹泉計程七十里每車一輛部價七錢向屬里下承應旗廝額外需索甚至三五兩不等每年終計糜費者頗不少數十年來苦不堪支余繕詳四次駁議三番續蒙上憲俯准末議俱出官支項下其有不敷許附近州縣撥補而大患始除一日編審壽陽當積困之後逃亡老故者甚夥第三門九則舊例審丁一次擦去一則一門九則必遲至四十五年始可除去賠累迫呼官民交困余悉行擦去已約五千餘丁但原額不足終於國課有虧擬捐貲賠補壽民間

之感激異數不一二日舉報新丁仍於原額無損尤見公道之在人也一日均糧壽邑二十四里一甲之內有名爲里長者有名爲甲戶者有一甲而糧多至二三百石者有一甲而糧少僅一十餘石者里甲異名多寡偏枯莫此爲甚余請申上憲均糧均役無分里甲一體當差貧民皆已樂業卽里中之黠者亦帖服無辭矣復將行戶陋規二十八款悉行裁革勒石永禁於是壽民得少蘇焉莅任之明年遂建設義學會課生儒次第舉行罔不兼備第脩脯無費計非長久查壽邑從前亦有義學義田興舉然率皆侵沒荒蕪鞠爲茂草亦僅存其名

焉耳使名存而實不至惡在其爲興行育德也余按邑
乘查出舊地九十六畝又租穀三石一斗三升續置新
地二百四十一畝於縣治之東偏舊有按臺駐館頽廢
既久鳩工完葺標其額曰壽陽書院俾生徒咸卒業焉
他如宗艾解愁太安驛張淨鎮朝陽閣縣城西皆有義
館租地或仍其舊制或補其不足外留租穀一十石二
斗三年之間可積貯三十石六斗每遇大比分給生員
鄉試卷貲惟是西落一鎮離城八十餘里惟知稼穡不
事詩書且村民素不雅馴又特設義學一所置地三十
六畝俾樸者可秀耕者可讀庶幾仰體 聖朝雅化作

人之意云爾第晉省北控三關之勝南扼太行之險左
據井陘之固右距黃河之帶鍾靈間氣在春秋時名卿
大夫指不勝屈嗣後若王通若薛瑄皆以理學稱若王
勃王淮柳宗元以及元好問皆以著述傳至如王珪狄
仁傑裴度文彥博司馬光其精誠氣節續著當時功垂
奕葉者固已後先濟美矣然河山依舊聲教常新生當
其後端必有光明俊偉之士卓越拔俗之人起而應
朝廷之選且不負俗吏培養之初心也余謬蒙薦剡承

天子命將俶裝行矣所屬望於多士者甚殷又恐
其久而或湮也因勒之貞珉用垂不朽焉時康熙四十

一年十一月

重修關帝廟碑記

邑令 汪熙績

朝廷之舉祀事也凡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理陰答陽義似殊而道維一典至鉅也故自邦國都會以暨州郡縣邑莫不修建祀享之地以昭神道設教之義而其間累代推崇進而益上者莫如關聖帝君稽是廟之建始自國朝蓋百餘年於茲矣規模雖不容以改作頽敝尙有待於舉修倘仍陋就簡詎所以妥神靈而肅祀典乎丁丑歲余來司茲土卽有志整飭而未果越己卯之秋紳士商民及住持等十餘人謁余公議重修余極爲

首肯竝幸同寅諸公皆翕然有同志爰各捐俸倡率廣爲募化集貲千餘金以成盛舉傾者扶之缺者補之圯者新之如崇聖宮則另修一字敬所尊也東西廊則復續兩間展其局也鐘鼓兩樓則移之大門左右取其連綿而整飭也以至馬殿牌坊樂樓等處無不加以丹雘黝堊之功焉烏革輦飛美輪美奐不洵足以妥神靈而肅祀典也耶功開於庚辰之仲春竣於孟秋不半載而大事畢舉雖曰人力豈非聖功哉用誌諸石以告來茲

修壽陽學記

何世瑛 新城人

我 皇上御極五十有六載湛恩汪濊文教覃敷外

則東漸日出西被流沙以暨雕題鬻齒之鄉窮髮不毛之地罔不喁喁向化重譯觀光內則械櫜芄芄有德有造迺至期門伏飛輿夫牽車牛遠服賈者率皆人挾一編呶唔不輟丕乎盛哉蓋自五帝三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也我 皇上旰食宵衣崇儒重道臨軒簡通經博古之士分布四方俾其承流宣化無令學宮鞠爲茂草佻達在於城闕而其間識爲政之本克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意者則維壽陽縣大夫李侯爲之最侯之 任是邦也致齋謁孔子廟見其領者圯者撓者摧者漫漶之已甚者慨然嘆曰政有大於此者乎

先民有言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今以先師之所憑依庶士之所瞻仰而風雨飄搖鳥空鼠印嚴師尊道之謂何而欲明倫講學使人人有士君子行其將能乎爰是鳩工庀材捐數年之俸以爲衆人倡若大成殿若崇聖祠若兩廡若兩坊若戟門若泮池若先賢名宦之祠若進德修業之所若庖湍庫庾尊彝豆登之屬皆以次經之營之易其舊而新是圖工旣訖適予以事過壽陽侯輒邀予往觀之入其門肅肅如也循牆而周覽其一切秩秩如也因念太史公適魯登孔子廟堂觀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遂低徊留之不能去返之予心彷彿一轍而今而後壽
人之藏修於斯息游於斯者將益以生其高山仰止之
思而動其秉彝好德之良爲侯者且曰進斯人而與之
講求乎仁義禮智之性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之旨使其
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反身而誠無少欠缺
課吏者以是上之 朝廷 朝廷顧之而後喜可知也
璆 雖陋願與閭風俗之美而樂觀德化之成竊當踴躍
歡忭拜手 聖主得賢臣之頌侯名敦字厚
夫山東鉅野人 科舉人來尹壽陽佐茲邑者教
諭汾陽王凝道訓導介休趙作燿典史會稽徐元仁爲

之記者翰林院檢討山左何世璆也

東關義學記

邑令 胡具體 容城人

雍正四年六月予視事壽陽喜其民淳俗樸猶有唐人
之遺風焉而文物之盛或猶未得與他邑等思所以振
作興起之者欲崇學校延師儒聚生徒而督課之而邑
中舊時所建社學久廢自康熙初邑令吳公祚昌曾設
義學五區而歷年既遠存者亦稀惟邑東門外一里許
有朝陽閣內建講堂三楹而其傍東西兩序爲三楹者
四之前令熊公應璜因吳公舊址而增修之者也迺經
理未竟而事又中廢予因嗣而葺之令閣前居民董其

役越三旬而竣工乃延邑中文行可爲師表者教授其中自城郭以及鄉遂咸負笈而來予以政事之暇輒至其地課其業駸駸有可觀焉噫昔侍先大夫於韶州韶固稱人文淵藪而先大夫之教育尤勤每朔望之次日集闔郡生童於九成臺親閱其文手定其甲乙雖祁寒酷暑無倦色由是韶之人文日益盛登甲科者以十數迄今八九年矣予幸得先人緒業縮墨綬治百里則所以教育人才者其敢忘先大夫之志是以夙夜自矢惟願此地人文蔚起不徒爲唐魏之勤儉而且媲美於鄒魯之文學予庶可仰對先人而無愧焉而交相勸勉期

於有成以輔予願者是則深所望於壽之士君子也夫

重修學宮碑記

王 璠 海人 縣

國家治定化洽溥海內外罔不從欲詩書絃誦之聲歷窮鄉僻壤無間交教之興於焉爲極盛良由 聖天

子崇儒重道心印尼山之傳菁莪棫樸之澤日蒸月蔚故一時公卿大臣率以作育人材爲事而一郡一邑之賢司牧深識治體者亦皆以是爲政之先務壽陽胡侯具體治壽數載甚有循聲諸政之利民者莫不次第舉修而尤欲邑人士沐浴乎聲明文物之休相化以道也爲念 宣聖立生民之極而學宮爲起化之地願毀

缺漭漫甚非所以興庠序育士類之意倘異日者讀書
談道之士不得與大都會齒則責非異人任茲茲土者
所深爲瘁心也乃竭捐囊俸借王董二司鐸倡邑之好
義者鼓舞雲集輸財力恐後重修正殿兩廡戟門悉完
以華又去照壁之壅塞達諸通衢意爲搏扶搖者傲青
雲之步其一時規制氣象視昔爲加工既竣壽之人環
費觀望爭相告語以爲盛事蓋忻然有奮起維新之意
矣壽固文獻區士學而好禮今復得侯倡興之懷奇負
異之輩必朝夕涵濡相摩益上立身以孝弟仁義爲重
恥不蹈君子之行而文章思與古爲徒鎔經液史彬彬

然兩漢之風也賦鹿鳴而步南宮者前後相接矣蓋
聖人之道亙古今爲昭無智愚咸仰其光然往往振之
而彌顯是舉也其加惠於後學固甚後之人佩洙泗之
教澤而詠歌 聖天子興道致化之隆則良有司振
率之功固不可沒也胡侯且於是乎不朽

參議吳公奏疏序

邑令 金門詔 江都人

自古國家養士之典至明爲極隆而士之所以報其國
家者亦至明爲極盛迨萬歷天啟之末奸臣當國闖黨
擅權士之所以受其摧挫而誅滅者亦至此爲極慘而
直言讜論之風未嘗少衰乃釀其禍沿至東林亦何酷

烈之甚也當其時國家之養士仍未嘗不厚而卒至是者豈人主之過哉皆以士之滅天理而涓其良心者自相戕賊以傷其類之過也往者予備員明史館凡一代忠義節烈以及直言敢諫之士並匹夫匹婦之能以節義殉國者罔不留心加意搜羅詳載其事而慨嘆焉此奉命宰壽邑訪其故家舊族以求鄉先生之沒而可祭於社者多不概見獨余丁酉同年吳錫九諱延齡其曾祖侍御公諱玉者以忠讜見旌於朝邑之大夫皆以大家首推而錫九以早逝因得覩其二子長曰晬次曰俊皆爲名諸生晬遊京師爲文穎館校錄官皆能世

其家學一日出其高祖侍御公疏稿一冊以求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其所爲奏疏者凡十篇而參劾奸臣者八清嚴各款者一懇辭加銜者一觀其一字一句皆由忠肝義膽披誠而出爲之三復熟讀乃作而歎曰如公者誠不愧忠諫名臣矣哉方莊烈帝御極之初百務振新羣奸殲戮中外臣民咸皆引領以爲中興之主矣而多明寡斷善不盡勸惡不盡懲公乃侃侃悉陳類類疊奏必求上之聽從而後已卽如一楊維垣也揭其義子孩兒之名以恥辱之加以孝子國士之報以詈罵之而使趙興邦阮大誠徐大化周大成孫之獬等黨惡之罪以

彰并使湯左諸人及孫爌文震孟鄭鄆等沈寃之恨以雪此忠臣明於賢奸之辨以首啟聖聰者也一王在晉也因其冒濫軍功叨竊世襲一糾不已至再再糾不已至三直至嚴諭以革職明示以寬貸而後止此忠臣嚴於除奸之心以求聖斷者也一劉鴻訓也始則以其新正可觀遂因高捷之狂吹而仗義直討終則以其納賄有據遂因張慶臻之夤緣而據實直陳非公之愛憎懸殊由鴻訓之初終易轍也蓋其忠義之心勿貳勿疑因物付物無所徘徊無所迴護直道而行有如是焉耳其於周大成也則以楊維垣雖已革職阮大誠等雖已回

籍而周大成逃縣票擬獨爲漏網此忠臣正氣所爲憤激而不能平者也其於張星也則因館選之職未下之旨敢於轉相遞洩以市私恩其辭雖指斥內閣而其意實責在輔臣以爲履霜堅冰之戒此忠臣之苦心所爲彈劾而不能緩者也至如清核七款深謀遠畫以籌國計蓋此時兵餉所關甚急省一分浮費卽增一分軍需此更忠臣實心爲宗社邊疆之計非平日言利之臣營營於損下益上之私也至若懇辭加級一疏只以職在言官分所當盡但知有裨國家豈願邀榮一己以開小人希寵之漸此更忠臣實心所爲愧遜不遑非故爲謙

退之詞也觀公之十疏雖窺一斑已覩全豹實一代忠
讜之臣其愛君憂國之心已可爭光日月此上論所取
有忠讜之類也固宜不次擢用以輔弼王室豈不足以
成中興之美乃僅以河南參議終不大可惜哉及考之
明史未嘗專爲立傳僅以其行事附於李標劉鴻訓王
在晉三傳之內標傳稱劉鴻訓以增敕事爲御史吳玉
所糾帝將寘鴻訓於法標辨其納賄之誣帝不從鴻訓
遂以增敕戎等語劉鴻訓傳稱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
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侍劉玉言主
使者鴻訓也鴻訓乃謫戎代州王在晉苗思順削籍張

慶臻以世臣傳祿三年玉等以直言增秩一級等語王
在晉傳稱在晉遷兵部坐慶臻事削籍歸是三傳者皆
公實跡也而劉鴻訓傳誤稱劉玉此豕亥之譌耳考之
全史有兩劉玉其一爲孝宗時進士萬安人贈刑部尙
書一爲武宗時磁州人歷副總兵則鴻訓傳內所載劉
玉者可不辨而知其爲公矣合觀三傳而參考之其大
節落落如此非獨名重於當時而心已白於後世後之
學爲人臣者其亦可以慨然而興矣迄今已近百年疏
稿具在啟篋如新豈非公忠讜之氣自爲呵護以待夫
後起者之校正然則其子若孫若曾之守而勿失亦復

不易易也余既讀是稿而略敘其概他日仍當爲公立家傳以示其後人嗚呼可感也夫是爲序

書序例不當載入以人故

特書之 按奏疏邑人祁公寓藻爲之校刊行世又仙儒外紀云吳公事明史稿楊維垣傳亦附載又顏繼祖傳吳玉劾宣府巡撫李養沖侵盜撫賞銀七萬及冒功匿敗諸狀今疏稿逸此篇又按序中阮大誠明史作阮

大鉞

喜雨亭記

金門詔

喜雨亭有二一在雍之扶風成之者東坡先生也一在晉之壽陽成之者東山後生也東山子以乾隆六年六月六日抵壽陽任未入境聞百姓憂旱至之次日庚子禱於神辛丑大雨歲得以豐己心竊喜之乃周視全境

覃心經營越明年百務漸以舉士氣漸以興民風漸以瘳凡城垣圯者學宮隘者祭器闕者橋梁斷者道路缺崎者倉庫頽壞者養濟院之傾毀者皆漸以修而衝齋荒落特甚牆壁坍塌棟宇欹斜甚有屋瓦無片存者於是繕者繕葺者葺亦皆漸以新其治之西偏有隙地一區登城望之達於署內影相接聲相聞可無障蔽曠如也爰構亭數椽聊與城郭別內外且藉爲賓見之所環亭前後左右栽以松柏雜以花卉公退餘閒與二三知己吟咏其下時踰久不雨民復憂旱又將禱焉及夏五之朔己未雨辛酉又雨壬戌大雨丙寅丁卯復連兩雨

日夜二麥盡秀禾苗盡生民皆色喜而吾亭適成乃知東坡先生之喜固憂民者迫於中心之誠不自知其歡欣忭舞之極而遂以名其亭今亭成而兩是以東坡先生之喜而喜之故繼扶風而爲之記

重修壽陽書院碑記

邑令

張淑渠

濟甯人

學校之設尙矣古者無人不學無地不學塾庠序學見於載籍者可考也迨宋以後書院特盛如白鹿嵩陽應天嶽麓等處皆有大儒爲之董率凡日用動靜之微身心性命之精齊治均平之大無不語之也詳而責之也備造士之責與學校等我 國家養士百年文教覃敷

特命省會及各郡縣設立書院廣勵英才洵法良而意美矣余承乏壽陽不敢不以教育爲己任縣署之東舊有書院前令劉君熙貞所建也然歷年久遠老屋敗垣日就傾圯且廬舍稀少不足以延生徒壬申夏倡議重修諸紳士咸踴躍董事鳩工庀材頽者整之缺者補之汙者飾之復相隙所宜增置學舍數間至癸酉二月事竣其前爲門屏其中爲講堂其後爲師儒之舍其左右爲生徒肄習之所而書院復成劉君舊立學田七十畝余虞其地瘠而入薄也增置數百金歲收其息充脩脯膏火之費不足則捐俸以給之復略購經史古文

時藝諸書貯其中以備觀覽由是願學之士翕然輻縳
爰拔其秀者肄業於中延師儒立規條簿書之暇親爲
講授而考課焉蓋敢迪董勸之方粗舉矣雖然書院之
設甯徒崇文具務觀美已哉夫學所以復性也文所以
載道也故立志必以聖賢爲準持己必以忠恕爲先讀
書必以切近體驗心解神會爲自得文章必以源本身
心根柢經史爲上乘由是勉勉循循以漸至於古之學
者所謂養其根而竅其實沃其膏而希其光雖唐虞二
代之教濂洛關閩之學胥不外此余懼劉君之澤久而
遠湮而教術不彰無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雅化故

急爲興復并敘訓迪之意以勒諸石使有志者知所勉
焉

修城隍廟大門碑記

張元音 邑人

考周禮修除黜陟之制而知敬神事鬼之莫非人情也
人情者舉不可廢也舊不可沿也周公天理爛熟之書
無事不本人情後人亦猶是耳城隍廟之修除而黜陟
者固不一矣年來殿寢莊修雖已甚愜而門庭諸執事
黯淡殘缺補葺重新之功與夫丹雘金碧之彩蓋猶不
能無望於人焉惜乎未有或先之者歲在戊寅姑洗有
同志者廿餘人一議而費集事舉指日告成彩章星爛

瞻仰雲翔抱樸子曰鴻鸞之凌虛六翮之力也虬龍之飛躍雲霧之階也萃眾情以畢人情斯亦何庸作記然
是役也輸財者恥在人後紀名者不願居先九成子所謂祥風和雨皆在於此者其庶幾乎士君子濟人利物
於人所當爲者夫甯有暨果事事得此意而舉之何事不興何功不成何謨猷之不可竝茂哉是又不可不書者矣因爲之記

重修太和橋記

邑令 龔導江

壽邑張淨鎮之太和橋舊矣雍正十年前任胡公會修之予以去年春二月莅壽陽赴州謁刺史道經鎮橋已

就圯坎壘欹側度之甚危急欲捐修而卒卒未暇也爾雅云石杠謂之倚廣韻云橫木渡水曰徇徇之費數倍於徇念非眾力不克舉未幾橋竟爲浮潦衝闕予以六月勸邑人采石重修自解廉俸爲之倡時紳士部民咸樂輸無難色予以念橋介衝途北望 神京僅一千里西通秦蜀軒輅冠蓋來往必經車驟馬馳日夕不絕夫使龜鼉不能梁而鳥鵲飛飛脚尾而無用則褰裳躑躅固不僅爲行旅憂也然予之疲於行旅久矣家西子湖六橋風月童卯熟遊嘗恨不能多得壯年屢躑公車北渡蘆溝者八九中間遊歷之地如吳楓夜泊廿四秋懷

偃蹇未遇每過輒羞對名勝數年來旅食楚中武昌之
伏龍棗陽之驢驢自詫征塵僕僕足跡幾半環宇有時
徙倚綠楊高咏解鞍倚枕之句以遣興惟遇長虹乍斷
相戒畏途策蹇而前蹶間岌岌然不敢過則憊矣予惟
深悉行旅之艱故於斯橋尤亟亟也維時予適以承修
平魯城工未竣留塞外者四三月及旋壽而層冰寒沍
畚鍤罔施至今年二月乃復作粵百有十日而橋斯成
欵者整陂者平礪礪而險隘者今則履坦而安貞數月
之勞百年之逸此不獨皇華驛使視爲坦途而卽以行
旅論其無復阻窒之憂者伊維壽人之績是不可以不
書俾人知橋之成於某年月日而出於某某之公舉庶
幾知所嚮慕而嗣葺之更不乏人則斯橋遂將永永不
敝也予因記重修月日并刻捐修諸姓名於後蓋深喜
壽人之勇於義且以勸後來者

重修受川書院記

龔導江

書院之設始於宋元州郡縣學官之外兼置

置原志
作治誤山

長以董率多士甚盛典也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文教

覃敷被海內外凡在荒陬窮壤寓居穴託之所莫不蒸
蒸然士氣日上爭自濯磨與太學少學竝驅爭先蓋書
院之設徧天下矣壽陽爲縣首隸晉疆環拱 畿輔距

京師千里而近士之浸仁沐義優柔而饜飫者三晉屬
邑未之或先而譽髦之貢於三雍歲額之登於賢書者
莫不出自書院殆漸摩者深而陶冶而成之者尤易易
也丁亥之歲導江來吏茲土與山長弟子員相見履紉
恂恂獻酬有容詩書之氣深矣於是練時日習吹舞齋
被釋奠於先儒韓子栗主之前進諸生而告之曰班固
有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今諸生盛服先王沐浴道德夏絃春誦搏心一力未嘗
有負耒除田脫衣擊藁之事分其日力也而經術源流
異同分合之故先聖先師立言垂訓之精義果孰能貫

串會同如漢經師釋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之多者乎
其端由於進取之心豔於外而制舉業之陳陳相因者
牢固糜爛於胸中而不可驟拔經術之不明人材之日
遠於古胥以此也雖然明經有道非穿鑿傳會鈎深致
遠以自文淺陋之謂也學者誠不幸趨於穿鑿傳會鈎
深致遠之途而猶鏗鏘業業高自位置則其害更有甚
於經術之不明者揚子雲太元法言之作綿絡天地經
緯陰陽自譽其文至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而桓譚
亦謂其書勝老子其弟子侯芭以爲勝周易乃其後劇
秦美新寂寞投閣再傳至劉歆遂爲莽國師而心術盡

壞熙甯王氏之學恥與人同而惟恐人之異己如新經
尚書義新經毛詩義新經周禮義之屬當時頗於學官
用以取士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者六
十年而有宋之天下卒壞於王氏之學嗚呼經術之弊
若此皆由不務明其正義而穿鑿傅會鉤深致遠以致
此極也而可不慎歟今諸生誠能不囿於俗學而務以
經術爲先又能明其正義而不爲子雲介甫之所爲則
異日文章之盛豈惟以冠三晉雖甲於天下可也書院
經始於康熙四十一年前令劉君熙貞增建於乾隆十
八年前令張君淑渠導江以肄業之舍不足以容多士

門牆之陋不足以展威儀於是於大門北增設儀門一
座講堂前東西向增設學舍六間繚以周垣丹堊漫漶
凡棟楹之槁折瓴甌之破缺者胥斥而新之不逾月工
告竣諸生相與慶誦讀之得所予於是記其顛末兼以
經術助諸生云院必祀韓子者以大賢之過使爲榮也
是爲記

記洞過水

龔導江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
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
經所謂出沾縣北山者是也沾北山一名沾嶺嶺西鳴

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冶河北入滹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沾嶺南地西爲木瓜嶺石堠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堠嶺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堠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并發爲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泉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

爾從者應曰昨雨甚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水下余疑之復西北行十數里則清澈鏘鳴者曲赴山石間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旣而果至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嘆水性之清濁遲速不伴而不相入也有如是復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洞過水折而西南流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間壽水會西流七八里皆迤邐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深莫能測四方山皆土戴石巉嶮刻秀建公村隱其間居人涉水者或以硤或以略約余留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

邑識官長人其山川瀄樸之氣可知也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洞過於是始濁魏書地形志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洞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旁耳志言五水而僅臚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建公潭迄西逕西落鎮至榆次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嶸山涂谷者也大嶸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衆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穉耜千頃仞佛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

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醜渠數十其穀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經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成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鄭道元乃稱曰黑水魏收作志失之也夫

重建東閩文昌廟并義學記

邑令 鍾汪杰

自有文字卽有彝倫令人明忠孝之大義天爵修而人爵從天下共知所嚮往越千百世而報功崇德之念不衰史皇倉帝之祠所在有之而上應天星下昭靈貺遍

海內而奉爲尊神者莫如文昌焉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其所掌人間將相命祿之事所謂在朝象官也後世科名祿籍以爲文昌所主蓋本於此周禮祭星卽有司中司命其時無像設之儀至近代神像之設殆亦猶傳說騎箕尾東方應歲星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則天也人也感通之機如響斯應以神事之卽神矣而况忠孝大義爲神之所重以陰騭斯人冥冥中主持科名者確然其可信哉 仁宗睿皇

帝嘉慶初元詔天下州縣普祀文昌時壽邑無專祠卽於東關義學立祠祀焉爾來三十餘年庫狹傾頽邑人士議更新之余爲出示勸諭措輸幾及萬金購地廓基建立祠堂上爲魁星樓規模闕敞旁列科甲題名碑於其西何陋哉若千楹置田若干畝以備塾師脩脯之資行見抱負子若不讀書成人共知忠孝之大義以無愧神明無慚科第也豈不懿哉至 尊神靈跡相傳一十七世九十七化出於凡卜之書者孔孟所不言吾儒所不敢道道其忠孝神人之大概云爾是爲記

重修 文廟論

邑令 馮駢駿

己未秋余以忠孝節義兩祠附在學宮者制有未愜邑

人遵信之擇地更置矣又因余言邑中形勢宜鳴鐘於
西城坤兌之方建塔於東山震巽之位復踴躍捐貲俟
開春次第興舉何其不謬余言而同聲響應如是哉雖
然此尙非余意也非其事之至鉅而必不可緩者也其
惟學宮乎考府志壽陽縣學在城內興賢街創自宋元
祐歷金元旋廢旋興明代補葺者五 本朝繼繕者三
閱今七十稔更卽圯矣近歲聞爲補構罅漏而輒東塗
西傾瓦蓋飄欹揆厥所出以貲貲不給故則亦董率者
之未竭心力爲之也余曰此余之責也夫爰謀之學師
約縉紳耆老於明倫堂而議之衆之中有逡巡而前者

曰公論洵盛舉也然是役也工費浩繁邑中盈室無幾
衿士率多寒素農賈輩又謝非己責慮事弗集也矧壽
邑地當孔道邇值羽檄紛馳驛輪旁午而公方親民事
旋催督差寢食不暇興學雖正務曷姑俟之異日余曰
否否崇奉聖道豈徒爲經生課佔畢博青紫爲其係於
民生日用者猶寒之衣飢之食而刻不能離也何者忠
信孝弟禮義廉恥之教維持乎人倫上下飲食男女之
際百姓所恃以相生相養者韓子曰古無聖人人類幾
漸滅誠哉是言也我 國家重道崇儒臨靡勸學春秋
釋奠祀典維昭又以國學禮樂錄頒示天下期臻乎家

絃戶誦一道同風之盛有司果善承德意宣示諸切將
優柔饜飫化洽人心正道明而邪說息親親長長各安
其分學校所係顧不重哉查邑中寺觀多至四十餘所
半皆浮金耀碧而禮教根本之地反視若弁髦任其彫
敝豈力不足哉今觀余一言而民胥應患無以重輕之
故正告之耳衆曰唯唯微公見不及此請卽行之於是
捐廉以倡卽書所論以遍告我士民其各勉力捐輸共
來趨事俟工竣飭豆籩整羽籥講詩書敦揖讓崇善良
登俊秀曉愚頑警奸猾四民樂業鼓吹昇平蓋非必期
有異乎俗吏之所爲抑於親民之職不無小補云爾

重修 文廟記

劉元一 邑人

疆域之遠近異也歲月之久暫殊也時與地之不齊而
人心易焉矣昔王元之黃岡竹樓記有云不知明年又
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耶在王公當日不過一時曠
達語後之人藉爲口實每視在官爲傳舍凡有利弊興
除則隱然思曰是何與吾事歟一有振興且顯爲拒曰
吾踪跡莫定何暇及此以故偃仰浮沈徒爲苟且一切
之計此楊椒山在郎署每以無人著實幹天下事再三
興嘆也若出自仁人君子之用心則有大不然者昔柳
子厚自永移柳曰此豈不足以爲治耶叔孫昭子之館

於晉也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至可見古之人凡事認真不以地之遠近時之久暫稍易其心邑侯馮公諱駢駿字德驥號六宛世居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悅城之將軍崗由廩生中乾隆己亥恩科舉人乾隆六十年大挑一等籤掣山西嘉慶元年補授懷仁縣知縣四年己未夏調任壽陽一時丁艱屏居側耳政聲補偏起廢凡事一切認真有古人風庚申冬有重修文廟之舉一見公於明倫堂見公指俸備席親爲勸募與廣文原公大有吳公生異並邑中諸縉紳極力擘畫至夜分乃歸署如是者十餘日越明年辛酉夏公以告終養罷政至於九月大成殿工竣某日木主還廟公親爲設奠而去公廣東人也嶺海之表去壽幾五千里壽之利病於公何有焉公以辛酉解綬當庚申之冬念太宜人已有告歸之心而文廟頽敝日久諸凡輻輳又非旦夕可了者浮議者謂公不久且去胡此多事爲夫壽之事壽之人自多之矧在公乎公則慷慨自任每日壽吾之壽壽之事卽吾之事也吾一日在壽卽不敢一日忘壽事目見文廟頽敝誘諸後人乎以故極力擘畫求無憾於心而後已嗟夫公之政文廟僅一端耳然卽文廟之修而公之認真辦事於壽者可推矣一不敏衆議廟工

落成之日爲公附石於廡以文委一一曰德政諸碑國家所禁況公之盛德路載口碑文辭亦贅談也東曰此非去思例也凡以誌文廟之緣起耳一因紀公之認真辦事於壽而見文廟之所以適觀厥成者如右

公輸子祠堂記

鈕炳綬 邑人

郭之東里許通衢北有公輸子祠堂建自乾隆甲子閱五十稔行卽圯矣歲壬子孟秋七日余齋居呼僮陳乞巧筵門有剝啄聲出視之則邑之輪人與人梓人匠人築氏治氏鳧氏臬氏段氏韋氏陶者旂者刮摩者畫繪者材栒桷居楔之屬貿肄者環揖而言曰公輸我師也

風雨之不庇如託術業何吾懼焉糾而庀之斤者斲斧者削約闢之椽爨之塗墍而丹雘之今竣矣敢請一言以紀歲月余曰諾子亦知夫所以祀之之意乎凡祀者不忘所始也夫工固有所始矣易巢穴爲宮室則有有巢作杵白釜甑鼓角弓矢舟車棺槨墻垣橋梁則有有熊書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則有垂考周禮冬官飭五材以辨民器百工之事乃備則又有周公今皆不之祀而祠公輸公輸事不概見見於論衡淮南子酉陽雜俎其所爲近幻異於民生日用之所需而獨祀之曷故衆相視莫對雖然余知其說矣夫本無而創之謂之作業

有而精之謂之述六經本古帝而後世專遵孔子述之
明更切於作之聖也規矩不始於公輸而巧則過之者
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則規矩重又
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巧更重今子
輩執技而遊繩墨斧鑿有未具轉瞬卽得若弗克運匠
心經營慘淡官止神行器非不利非缺略不備有善刀
而藏耳烏足與窮物曲之變夫如是則規矩特器數之
末巧乃有入神之妙公輸以巧傳宜其崇而奉之不於
彼於此也節逢乞巧而問適至毋亦有神焉以微示其
意乎衆唯唯余因醮不律登之以爲記

壽陽縣文昌廟記

祁駕藻 邑人

戴匡六星見於遷史天官書羅泌又謂倉頡覩奎星而
初文字此文昌奎星之祀所由仿乎我邑舊文昌廟正
殿三楹旁廡卽爲義塾里豆庠邊翼如也日久圯甚鄉
校之毀國大夫惜之邑侯鍾公黃公先後諭紳士勸募
重修得萬四千餘金廣其基狹者拓壯其宇敝者新改
建四明樓上祀奎星下祀文昌兩廊各三間下院如之
東題名西紀工廟門左右爲鐘鼓樓樓左爲文昌三代
祠召住持奉香火爲購地四十畝外院講堂三間其旁
學舍十餘間較舊制有加竝購地五十畝以其租延師

費餘千金益受川書院膏火甚盛舉也夫紺宮碧殿非以侈巨觀春版秋戈非以循故事所望都人士誦法先賢爭自砥礪副作人之化而蒙斗魁之麻科第蟬聯蔚成文藪實有厚幸焉是役也倡於道光十六年成於二十年計用費一萬四千有零其得邀議敘者三十家因備書捐貲誌公以爲勸

祭城隍討狼文

邑令 鍾汪杰

維道光十一年五月九日庚申壽陽縣知縣鍾汪杰謹以名香清供致禱於

城隍尊神之前曰惟神職司幽冥福佑邑社一方之內相安謐靜神之功也民之祐也 國家設八蜡之祀於螟螣之害苗者則享田祖之神以去之豕鼠之害田者則迎貓虎之神以食之昆蟲毋作染盛惟馨害田苗者必祈於明神而况害及人乎縣官承 天子之命來宰斯邑初莅事一日卽詣神廟拜廡下覩神之像肅穆而地清嚴顧瞻東西廂前後闕觀黝聖煥飾規制宏麗想見神之靈赫保佑斯民民食其福宜其報功崇奉如斯也茲歲春夏之交邑之西鄉多狼患傷害童穉鄉之人目爲神狼不敢捕有知其妄者又以邑舊無獵戶不能捕狼益肆虐旬日間斃數人鄉人始來告余請出示

督役往捕之蓋將以 天子之命官守 天子之
土宇藉 天子之威靈以爲民除害使民之不敢捕
者敢不能捕者能而今而後狼將無所施其殘害耶顧
又思之狼陰畜也性險而忍其出也以夜神爲治陰之
官能理陰以佐陽故無地無神無日無夜不有神遊以
默佑生人之治今狼爲害當藉神力以除之鄉之人但
知告於人不知告於神又不知告於邑之大神神統一
邑治陰之事亦或未及周知致使狼害不已此人不告
之過非神之過也况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神無不聞
神無不見神以正直之名而令殘害之畜竊其號以惑
人此必神所不知神知之必不容其假陰以侵陽而急
殲之矣爰卽鄉人之所告以轉告於神神其將爲民除
害使陰類廓清陽生普化竝以佐 聖天子愛養萬
民之治斯神之功也愈大而民之祐也愈隆神其聽之
哉尙饗

重修受川書院記

鍾汪杰

書院自唐以來有之其初麗正修書蓬萊議事設於朝
廷而已其後名儒碩士講學修業之處立爲書院所在
多有白石鼓嶽麓鹿洞睢陽四大書院外人士所會臻
依名勝立精廬者不一而足越至今日幾與費舍埒其

有名賢留跡者後之人相與企仰而景行之因而俎豆之其地與人尤彪炳千載矣壽陽邑居受水之陽曰受川書院者康熙中知縣錢熙貞以舊察院行署改建焉前廊壁間有宋元祐石刻韓昌黎過壽陽驛詩講堂後爲昌黎祠旁學舍六間院長設教授業於其中厥後屢修屢圯遂移昌黎祠於學宮左側而書院中月課士子及邑令考試日猶以地湫隘不蔽風雨是虞余初來壽卽謀諸邑孝廉張君錦標集衆力而增廓之設考試號舍三百餘座東西前後學舍二十餘間門廊廚屋副焉講堂東偏建觀德亭以試射士後仍祠昌黎公復舊祀且以祈文教益興云爾是役也經始於道光十年二月考成於道光十二年四月始終董理其役者鈕生鳳旗張生錦璧王生天恩也餘詳祁春甫閣學記中茲不贅

重建安定橋記

鍾汪杰

壽陽東關朝陽閣外舊有安定橋爲東西往來之衝俗名東河橋東河水從龐莊諸村而來北迤而南多欹岸曲折每歲秋後水止涓勺當夏盛漲或暴雨山水傾注則水四溢出街衢衝滿故橋屢修屢圯焉歲庚寅邑人士議重修建適予來宰是邑乃倡率鳩工勸而成之復買橋側旁地築堤浚渠順水勢北來直出令無決突之

患橋既成同年李舍人爲之記予喜其功之鞏固而通
道無阻也爰序其事而紀以詩曰三晉之道九州之衝
輪蹠四達萬里是通爰建石梁吼乎其崇三門洞啟跨
如長虹翼以雙堤渠流瀼瀼種之榆柳夾道青蔥東瞰
鳳塔西臨雉墉近連七嶺遠帶五峯千年馬首山圍水
鍾斯橋之成永鎮蒼龍

重建鎮河橋記

鍾汪杰

壽陽當東西孔道壽水在其南其由壽城北經城之東
西歸於壽水者有二河焉委曲繚繞形聚氣合架東河
者曰安定橋架西河者曰鎮河橋正直東西往來大道

夏秋水漲屢阻行轡是以東西二橋爲衝達之要工尤
爲閭邑之形勝焉東河橋建於道光庚寅歲余旣爲之
記而西河橋經前邑令鍾德賓邑尉邱戟士勸修未竟
余爲續勸措修落成於道光戊戌歲從此東西二橋相
望跨峙行旅無淹於城郭氣象迴合連環如雙虹之竝
貫焉鎮河橋舊名迎仙橋相傳唐李長者過此有羣兒
迎於水旁故名上有鎮河寺故又曰鎮河橋今茲橋成
河水平奠後之人能以時濬其下流毋使衝激壅決則
斯橋成而斯河亦永鎮矣爰爲之記而繫以詩曰方山
之南壽水之北中有曹河抱城西側寒流滄泆曾不盈

尺夏雨時行噴騰衝溢架以鼉梁晴天橫寬行人波波
千里隨適東望馬首河曲一直古城透迤周道四闢自
西徂東雙橋同翼歌以誌之形勝如昔

禁囤積說

祁朝駿 邑人

歲之豐歉由於天糧價之低昂亦由於天然有不盡由
於天者豐歲糧穞非減價不能糶歉歲糧貴非增價不
能糶此由於天也若值不豐不歉之歲較之豐年未得
其半比之歉歲尚云薄收而糧價驟長視大歉而更甚
此豈盡由於天乎卽如道光十四年壽邑秋收有四五
分者有二三分者參差不等而八月初間禾黍尙未登

場糧價旦夕昂貴雖以後之收成已可逆覩而以前之
蓄積尙有贏餘何市集之米一時遽空良由逐利之徒
坐擁厚貲壟斷左右一見禾米空秕度後日之收穫子
虛遂爾囤積居奇致一時之市價騰踴是歲事之歉猶
未可知而人事之歉已難救止此風一倡狡獪煽騰借
如粟米一囤朝一商以錢八百買之夕一商以錢九百
買之明日一商復以一千買之輾轉迭買愈增愈貴而
莫知所終極而貧民之乏食者雖糶升斗而不予以故
民間雖有積蓄之家亦斲而不糶一則待價之增長一
則慮後之無資諺云莊家生得階越貴越不糶此之謂

也更有甚者買者不必出錢賣者不必有米謂之空斂因現在之米價定將來之貴賤任意增長此所謂買空賣空虛擡高價而使價終不能平也或謂粟米貴賤自有一定之數然或貴或賤聽牙行視糧之多寡以增減何市集之價尚平而商賈已暗增數倍是歲之歉與不歉盡操於斯人之手也而何得謂有一定之數乎壽邑以農爲重上戶田多者積蓄有餘憑糶糧以爲日用之資卽中戶稍有贏餘或三斗或二斗亦憑出糶爲水火之用而鄰境之不足者如榆次平定諸地皆可搬運待食非若他境之士狹人稠不足償其用也是不必有商

賈囤積而自充足有餘也或曰如朔州歸化城俱有糧店粟積如山何不可爲之不知彼處爲粟米聚會之所五方輻輳之地糶者必由此入糶者必由此出不論歲之豐歉此其常事苟非商賈囤積粟米焉能流通此又以地言之而非可同日語也或又謂二處之米粟亦極昂貴何故夫二處地廣糧多今歲雖云薄收較之他境尙屬豐盈穀米卽云稍長何至昂貴不止皆由關南商賈日夜奔走叢積其地厚費囤積以致米粟價高不能四達此又奸商逐利使遠近之價不能平也夫古人權三十年之通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今賈人儘力囤積以

爲奇貨是歲本不歉一轉盼間而卽成大荒大歉矣又
邑之棉花買自樂城統計一邑每年不過用數千駝令
歲雖云薄收而舊日之積蓄尙有數千駝亦足資一年
之用而富商六七八人故以高價盡數買積以專其利
每駝非六七千不售夫有六七八人之專利致使一
邑停機住紡衣著無物是億萬人之號寒盡操於六七
八人之手也可勝嘆哉今穀米諸物諸四境本屬薄
收價之昂貴勢所必至然亦漸增漸長因其自然何至
瞬息之間騰貴無涯此荒之由於人致而不盡由於天
所當急爲區處者也爲今之計宜於各處市集飭禁
查其從前囤積者令其平價出糶祇許小販往來無移
大賈毋得再積各鄉耆老公平廉慎之士互加訪察如
有不遵嚴禁者稟官究治其牙行有徇隱射利者嚴加
懲辦其胥役騷擾土棍詭詐者罪之如此實力稽核遠
近畫一奉行則糧廣而價自平價平而糧益廣人致之
荒可泯而天致之荒亦可少彌矣

戒囤積說

解 崙 邑人

夫造物之所以無盡藏者恃化育之流行而已育自無
而之有化自有而之無自莖而秀而實育也自收而藏
而食化也不有育也將何以化化之有滯育斯窮矣古

之聖人有無憊遷農末相資所謂盡物之性亦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舉天地所育壅閉之使不得化枵腹者嗷飢深藏者速腐吾知非天地之心也近者道光二三年至十年十一年屢遭荒歉斗米價錢三百文增至錢八九百文各市鎮倉需多者萬餘石少亦幾千石十二年歲大歉斗米錢千二三百文閭閻大困人情洵洵此育而不化之明驗也是年冬市無赤米困篋空虛十三四年歲始稍豐此化而後育之明驗也愚民無知見利不見害自怙充餘垂涎求富豈知生機一塞百弊滋萌蠹人心害風俗干刑憲長亂源領本開商者視財東爲孤注得隴望蜀者寄素產於賭場歲歉則恃獲利而驕淫其心年豐則憂賠折而斲喪其命爲富人者反爭勸爲此此何心耶然則如之何而可道光十二年各處大荒困積指價貧民握錢無處易米晉省介休太谷忻州有紳士富戶某某各糾其村中富人出貲依市價糴米儲於社派清慎者司之減價糴給各護其村中之窮民所出錢本不足更捐之至來春米價略平乃止此本社倉捐賑之法有共見之利而無不見之害誠盛德事也是在爲富人者慮善循理損己以益人實人己之兼益禮義之生自富足始庶幾太和醞釀風雨調諧遐邇貧富

得相安於無事不亦休哉

周急議

道光十一年大旱因有茲議

祁宿藻

邑人

今歲旱荒秋成歉薄不敵去歲之半數百里內米價騰踴閏九月間邑侯鍾公

汪杰

令於城關市鎮各處號囑

禁米平價出糶救時卹災誠善政也但村舍無糧去市較遠寒餓之人負米往來數十里頗覺費力且有孤貧婦女老病幼弱之人升合所需早晚零買既不能遠赴城市又不能多辦錢鈔告糶無門攜取不便晨餐夕飯幾於斷炊此合社所共知同人難坐視者也茲於十二月十五日鳴鐘齊集北寺村人公議量力捐貲得錢若干

存社買米隨時隨價公入公出現錢買米不短不賒錢米輪轉運濟周流迨至明歲秋收糧米充足販糶有人給用不乏復將錢本各歸原人再者量米之時議有定數多不許過一升少則合勺聽便祇給貧戶不時之需難供大眾無窮之用至於力辦斗粟人家自宜仍赴城市糶買村社錢少米缺勢難支應公議至平事出情願如有隱蔽偷減攘奪之事不違約束輕則合社議罰重則稟官究治凡我村人各宜安貧守儉自食其力無慢無私以期感召豐亨也

重修壽陽縣學記

祁寓藻

粵自周官九兩之職道重師儒漢代三雍之儀化隆庠序故講堂開於西蜀市刀布者修文橫舍起於南陽觀俎豆者習禮從來賢牧之振興首在士林之嘉惠要使槐宮棘寺風雨攸除欄帶唐巾衣冠增色而後矩矱足以範物丹青可以染人壽陽學初建於元祐之年再新於至元之世自時厥後代有經營洪惟我朝累增式廓先是大成殿以嘉慶辛酉重修辛未歲事十載之中宮牆甫就兩楹而外締構未遑蓋規模既宏斯繕葺匪易也我邑侯長白伊爾根覺羅公以保障之才作神明之宰虛堂懸鏡介節凜若壺冰比戶鳴絃淳風被諸琴

管固已政清訟理民和年豐矣迺瞻校舍周覽賢宮見其堂齋祠宇之基講習賓筵之地勢椽椳剝紊腐傾頽將縣蕞其安施洵縮版之有待然而千緡造宅尙賴捐貲百金建臺猶虞廢產矧茲堂皇廣廈圖度宏規若作梓材豈曰小補衆皆斂手畏難公獨仔肩其事於是琴堂置醴紳士趨風仰體殷懷羣襄善政輸誠恐後爭投劉寵之錢集義相生勿損陶潛之米爰練日以鳩工遂庀材而受匠經始聿定贊成有人時則學博任公闔公少尹邱公罔不心度權衡躬親指畫餘陰共惜來往如運甓之勤執事必恭偃僂作循牆之走若夫區謀盡善

省事勞神俾錯節盤根不糜無益之費竹頭木屑皆儲
有用之才則邑之諸紳士實董其役焉是役始於甲辰
七月竣於乙亥九月逾年落成衆廢具舉宮墉聳峻丹
雘增華時速而功倍取多而用宏則見如歧如矢巍然
式臨者明倫堂也美輪美奐屹然對峙者堂下之兩齋
也堂之東神宮赫奕則崇聖祠韓文公祠忠義孝弟祠
在焉堂之西列庭軒敞則司教司訓前後學署在焉於
時執經負笈之傳握素懷鉛之士愈謂魯恭三異未詳
勸學之文王允十奇不著崇儒之政蓋從事簿書每置
膠庠爲末務勞形案牘遂視博士若閒曹以致絳帳或

鞠爲圓蔬青衿且佻於城闕而公獨能敷鴻藻括元模
導萬物之津梁振六經之羽翼賈洪爲令親授生徒范
甯在官方與學校譬諸荆玉含寶必俟乎開瑩幽蘭懷
馨先資乎扇發將見多士舒翹衆流仰鏡蹈德詠仁者
追齊魯之風升堂入室者尋孔顏之趣方山壽水之間
濟濟翼翼峩峩如也用是綜其顛末勒以貞珉庶典型
不墜望賢關聖域以爭趨諷誦相摩覩璧沼環林而自
勵勸哉來哲無替前猷伊爾根覺羅公名希靈阿辛未
進士滿洲正黃旗人任公名卜傳戊午舉人文水人閻
公名廷瑾庚申解元徐溝人邱公名戟士順天宛平人

因茲載之

重修壽陽縣城碑記

邑令 王晉介 福山人

道光壬辰余咨取來晉道經壽陽見城垣傾圮樓堞蝕泐竊計地當衝要膺民社者宜急思所以保障之此意每耿耿不忘也癸卯秋奉調是邑下車閱城知興作已歷二載雖規模猶具而未竟之功尙多迺進董事諸公而詢之僉稱壽城初自晉改築於元周四里門三前明嘉靖隆慶間始建樓櫓撤土陴整以甃石增築甕城三所角樓四座萬歷四年因雨毀大加修築基厚三丈垣高四丈壕深二丈五尺也迄今逾三百年土垣全圮樓

櫓無存三門甃石亦剝落殆盡兼之 萬壽宮八蜡廟

各壇墀俱已坍塌父老久議修葺以工程浩繁分鄉則

苦偏枯徵役則妨農畝且任之非人難冀卒事是以未

敢擅動歲辛丑前令黃公倡議捐修時則有城鄉紳士

二十四人其殷實者首先捐銀一萬八千兩有奇復各

自備資斧經理其事並分勸鄉村紳民捐銀二萬六千

餘兩卽於是年八月開工甫過半而經費不給嗣經署

任董公諭導敦催至今仍工優費絀勢將中止余曰斯

何如工可任其爲山虧篋耶急與州牧王公各捐廉俸

更於村鎮土庶商賈往復曉諭未捐者又捐銀六千餘

兩料則分綱采辦工則各匠竝興於甲辰二月次第動
工越八月全功一律告竣其各工詳載城工條記統請
歷時首尾四載共需銀五萬餘兩既歲事應將輸貲村
莊姓氏壽諸石使後之覽者知壽人急公好義有如此
而余亦樂觀厥成喜夙志之能酬也是爲記時董厥事
者則孟壽營守備董公邑少府嚴公紳士張錦標等例
得備書

五峯山崇賢記

劉 霽 邑人

五峯山爲壽邑之西陲山不高土岡起伏隱隱隆隆名
之所昉特以人重則以有羽客還陽子徵君傳青主也
還陽結庵於茲法術神奇驅水祈雨輒有靈驗人以雨
師歸之廟藏龍神譜碑碣載山西及外省請雨書箋甚
悉明季左光斗趙南星諸君子交契者甚衆至從遊之
次以真爲首而缺其人青主至卽以屬之故傳字流傳
者稱真山焉嘗觀漢之衰也郭林宗謂大廈將崩徐孺
謂漢運將終賢者所見何其同也然李膺與有道同舟
望者以爲神人陳蕃待孺子特下一榻而李陳遭禍亂
以衽其材舟楫之時何無一言耶抑言而不入乎平居
交契至臨國家大故動執士各有志之說坐視其成敗
而莫之省否則復諫以蹈覆轍二者均失之則一舟一

榻徒豪舉耳安在其爲相知也嗚呼孰有如還陽與青
主者乎還陽寄於方外者也青主擊登聞鼓雪師之冤
亦非無志於天下事者也不得不晦其迹者時也二
公當君父之變此誠食毛踐土所爲憤懣者顧天時人
事窮矣天不可回人不可挽慷慨流涕早有相喻於心
而定其出處者何也弗及不踐其難食焉不避其難此
中分界道理至精惟還陽能審之惟青主能見之故遊
於黃冠間於諸生而相得於五峯也然青主意氣猶有
過激之處其後肆意山水筆墨之間杖履游優涵濡於
聖朝寬厚之日月者還陽教之也蓋二公之相合也以

忠義相成也以明哲道學淵源端在於是而豈山中之
人哉何世之所豔稱者於還陽則詫其法於青主則寶
其書不知是末焉已人之於事觀其心術何如耳用之
正則爲武侯康節通造化平暴亂朝廷賴之用之邪則
爲張角張寶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且陶彭澤不以書名
而沁州存其刻張桓侯未以文著而小楷工於銘故謂
聖賢之不事乎末則可謂聖賢之不足於末則不可古
今壽天壤者全在君親師三字體認親切而人徒震於
二公之末豈不惑哉豈不惑哉山中廟殿巔末舊碑已
詳甲辰歲其法裔募化重修易其隘敝通以寬廠用力

可謂勤矣今二三學友復鼓舞同志量力輸貲鳩工補闕更建二公祠堂而奠焉以還陽爲宗而諸君子左右分列師弟合敘道所同也交遊並享年相契也吾知古木疎然以高松柏蔚然以深煙雲倏忽風雨號呼二公之精靈往來於宇宙者其魂魄應戀此山也今而後登其堂者窺靈泉拜古墟俯白石仰高樓徘徊往事忽焉感懷接其神則焚香默坐也可弔其節則痛哭悲嘯也可慕其雅則敲韻浮白也可尙其志則撫掌而談擊節而歌也亦無不可是在人之自領焉而已

戒淹喪文

前人

肇自委塋衣薪之後爰有遷庭祖廟之文立主所以棲神送死乃當大事往而不返命稟於天遺之以安死必歸土外如屆期於逾月改葬降服而成總東山落淚於兩崩西伯傷心於水滸上世雖不封不樹中古則若斧若堂此掩骼埋胔禮經謹時月之令而停喪淹柩國法嚴律例之條也乃有晚近不守前型既魄降而魂升仍家居而室處暫盡帷堂之奠杳無執紼之期習以爲常恬不知怪豈古今之異尙乎抑習俗之移人歟不揣固陋請畢其說謂屬纊未久遷於中野心所未忍夫子之於親已幽明之異路則葬之與養亦服事之同情禮重

修虞精氣將依而不換事如暴骨施棹亦殆而不安陰陽之錯處堪憂笑語之音容罔據其不忍別者姑託仁孝之名其習而忘也誰抱哀傷之意子弱冠而不娶何以爲情喪屢歲而未行乃若是忍古稱凡附於棺者必誠而必信今以之死而生者不知而不仁此其未解一也謂亡者有知家人父子應有流連不舍者豈知安樂之時喜於聚首愁苦之會足以灰心隔膚髮於兒孫渺瞻依於霄壤以所不忍見聞者而使之聞見以所無可言語者而聽其語言寂寞一堂咫尺千里撫膺訢頷天無從况婦姑谿勃之聲言言詬評兒童謔浪之習句

句詆譁叱狗尙避乎客之尊反骨乃忘乎親之近鏡前饒舌詎免無能斯倍之情泉下吞聲彌增相逼難堪之恨此其未解二也謂宮室之居委於草莽未免有情顧神明原體貌於椁楹而形骸難昭著於耳目魂兮歸來葬者藏也夜臺枕北牖之陰壽域鞏南山之固固竝行而不悖實理勢之兼通矣否則罅隙不堅難免賊風之竊入燠寒相繼莫禁戾氣之頻蒸紛紛弔客之臨蟻隊緣棺而上寂寂靈帷之奉蠅沙就席而鋪雞犬扇拂其塵灰烏雀塗汙其粉堊材葦蒙戎而竝積器皿雜沓以偕陳鬻竈相鄰烟氛薰炙溷閭難去臭味差池夫埋玉

於巖下寒松土脈之涵濡無盡羈身於門前矮屋物理
之枯槁難言子息受困於風霾高堂竭蹶而恐後父母
久僵於天日同室淡漠而無關此其未解三也謂朝饔
夕飧便於供奉故姑徐徐爾抑知滫瀡是養所貴色笑
之親跪奠有時莫重新鮮之薦魚鮮尚千里之可通馬
鬣豈一朝而難至果其孝誠不減聞雷莫阻泣墓之悲
祇恐洗滯時形當食而有戛羹之慮委其事於子婦每
境過而情遷役其志於貪饗且後親而先己春輪秋嘗
禮祇宜不疏不數菜羹蔬食誰復能必祭必齋勉強於
一飯之投遲延於三日之出不愁鼠瘦且喜貓肥藪棄

鬼神之餘幾等嘑蹴之與此其未解四也謂豫凶非禮
渴葬未安以待異日此尤不思之甚矣喪事有進無退
人情慮患於先陵谷之變遷無常禍患之紛來難料鄰
人失火孝子覆靈柩以長號山水揚波太守扶柳車而
幾墜此固萬死於終天猶是百有之一事若夫蟬蛻之
寄菌槿之華朝不及夕晉臣莫解其言偷生也有涯莊
叟難禁其怛化黃梁未熟方爭逐乎利銷名韞元髮易
緇俄驚逝於電光石火空負瀧阡之卜先遊蒿里之魂
當年玉立成叢憚一勞於大隧爾日雁行失次隔再世
於同羣彼松柏之古墟痛未植於成塋之手卽衰麻之

虛事毫不及於謝世之身不得已而子代父勞第任兄
事兼經姪輩竝累宗枋苦次其空幾疑無兒而絕嗣孤
哀何在且等別繼而承祧親不能葬生我何爲念及於
是有不痛心者乎卽曰卜兆以居擇吉而窆固有其理
勿泥其文惟養心田乃成福地循環六氣何一歲皆不
利於時辰制化五行豈屢年盡有妨於山向徒希鬱鬱
佳城苦難覓濛公之室遍閱茫茫大地果孰符郭氏之
經借先人之遺遺妄圖富貴於牛眠執後進之癡情坐
失光陰於駒過弗慎厥始雖悔可追此其未解五也謂
傷哉貧也無以爲禮徐俟豐裕庶其可焉夫盡朝夕墓

哭泣皆是真情斂手足形聖賢不苛厚禮桐棺三寸奚
羨乎富室奢風麥飯一盂孰笑其貧兒乞相而乃貪厚
實以營生慕豪華而媚俗節哀有日侈望無期究之枯
魚銜索幾時分潤西江窮鳥依人何處宏開東閣日作
餬口之謀無從置髮時短周身之策何事懸碑借庇護
於數椽寒涼侵於屋漏伴蕭條於四壁侍衛渺於芻蕘
甚而作客他鄉服賈異地託比鄰之照拂究隔膜而迂
疏密網蛛羅飛燐火起霜寒露冷長嗟旅櫬無歸蓬斷
草枯竟屬僧房永寄實罪莫逭虛願難酬此其未解六
也謂親壽不齊將以待其同穴雖合葬之說質之古而

可通而露處之文考之經而鮮據椿林拔後未亡人興祭竈之悲萱草萎時勉加餐有悼亡之句置之於目見耳聞之近愈感其形單影隻之傷排遣有人強顏歡笑觸緒添恨嗚咽誰知易地皆然愁嘆既非長年之術虛位以待形跡難免祝死之疑抑思二人而卽厭其煩各尋方便之路百子而不窮於愛孰如鞠育之心任日月之如馳毫心目之不慘職偶偏於覆載幸不至於偕亡費必較其錙銖乃共艱於再舉此其未解七也謂舍舊圖新非之者多何其悖哉時勢所在宜審於一心聖善有懷豈委於旁貸生非空桑是出何至人云亦云事異築室與謀乃言君可則可各盡其道莫望痛癢之相關無媿於心惟思恩勤之自補如曰破格以行衆口必起囂囂之謗試思垂涕而道何人與其蓼蓼之哀致使逝水增波覆車接軫故鬼新鬼大年小年纍纍排牙門填覆屍之港陳陳櫛比庭成亂瘞之墳有時女嫁兒婚空房應怯於小膽豈乏賓迎客賀幽宅且迫於長筵將鬼神之遠謂何抑吉祥之事安在竟從同而不變乃執一而偏牢此其未解八也更有絃歌之彥翰墨之儒既選庠序之英宜重轉移之任何乃隨風而靡舍己以從不協義之所安唯求物之無忤婦孺口實反爲鐵案之遵

典則心傳莫望棘之見不能俗歸於雅適使士變爲
民總帳高懸難議康王之釋冕而反漆鐙空燄誰知
向之受弔爲重大祥既與之琴久離苦塊卒哭不知其
日安事詩書無以歸厚而善其終豈其失禮而求諸野
何氓庶之癡迷難醒而衣冠之惑溺轉深此其未解九
也願假楮筆廣播士林藉箴規咸知改革至於出言
之俚鄙聒耳之絮煩固所不計也

方山種松碑後記

史秉正 邑人

方山之松大者干霄小者櫛密蔽嶺緣岡莫窮其數觀
者謂泉甘土潤宜乎植物叢生而其原實前明維善士
官之所培植也咸豐辛酉夏祁春圃相國休暑山居訪
得種松碑記剜苔剔蘚字頗有殘蝕漫漶者相其文義
錄以遺維氏後人俾重鐫之以垂永禩時聶君子惠適
至山寺亦憇憇之善士七世孫得咨持古碣文并其家
乘示余因請補前記所未及焉按天啟五年張統撰記
謂獨壁村維公諱官者生平修道路施義塚救災荒建
學社善行指不勝屈而方山種松尤所竭力殫精足傳
久遠者也公嘗於萬歷癸卯秋夜夢至一山樹木叢茂
蔚然可觀因言方山有此嘉植亦可稱名勝矣越數日
復夢如是遂詣方山周覽宛然夢境特樹少耳於是會

取贖錢役工栽植甫三載而事幾寢公乃慨然曰行善由己何必資之人也爰步椒陟頂徧種松子灌漑時勤芻牧是戒閱數歲而松林蒼鬱矣復慮守護無資躬自節儉令四子明高明與明顯明望輸金共攸買山田三十餘畝爲守衛蒼官者所贍養噫公之好善何誠而圖功何速哉維時推官邑宰儒學贈以善士匾者凡七其爲士大夫所景仰若此其盛而公之孫壁讀書繼志制行卓然補明經貢入成均曾孫本源茂源元孫揚標皆補博士弟子員迄今支裔數十家俱敦樸老成安居樂業亦可見公之貽澤長矣登斯山者聆濤聲之競作靚寒翠之紛飛迥然有出塵之想而琳宮梵宇掩映於青林碧樹間看山讀畫何快如之顧此猶流連光景耳若夫樾蔭蕭森神龍出沒得以興雲降雨澤及生民未必非轉叟叟族有以壯厥山靈也則公之種松其有裨於萬家之膏澤者甚深有關於一邑之風水者甚鉅功德直與名山不朽云

重修節孝祠碑記

秦東來 邑人

我 皇上御極以來推廣孝治之恩嘉予節義之行凡所以 加恩於億兆人民者至優且渥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禮部議奏嗣後各省貞孝節烈婦女應旌

表者該州縣取具供結限一月內徑詳督撫學政會同
吳耀毋庸申報府司轉詳以省繁牘而期迅速仍令各
督撫隨時查覈倘有因胥吏需索以致逾限者卽照例
將失察之員隨本附參交部議處本日奉 旨依議

欽此謹遵在案壽陽一縣採訪得已故者節孝婦六十
七人內有以烈著者四人外有現存節婦一百一十九
人同時上奏於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得 旨准

於本縣捐建牌坊猗歟休哉蓋數百年來不易觀之盛
事也夫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在男者爲忠義在女者
爲節烈實皆本孝而出蓋得於性分者不容僞爲也仗

節死義之臣可卜之於立朝侃直之日守貞不貳之婦
卽決之於事姑婉婉之時特以忠臣許國遭盤錯而彌
伸孝婦持家遇漂搖而愈奮甚至白刃不驚黃泉可見
存一綫於未亡女中豈無苟息哺藐孤以成立閭內亦
有程嬰在女之節烈何慚於在男之忠義哉今此一百
八十六人操行雖不必盡同要無非性分中所得之正
氣固足以長留於天地之間矣祠之修因舊基而拓之
上層祀前明及 國初之入祠者中層皆此次所入下
層留以待繼起門外總建一坊用以昭壽邑風俗之厚
且以見生逢 聖世雖千百皇之外一二端之善苟

能自葆天地之正氣皆足叨蒙 大聖人格外之深
恩也不亦快哉不亦懿哉因爲之記

遺愛堂碑記

前 人

遺愛堂者祀邑侯之有德於吾邑者也其始本爲嘉善
鍾公設後乃推而上之祀前明虜施藍公又推而下之
祀福山王公三公之政不同而各有遺愛則同古之愛
民者以教養爲大端文王之治岐亦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已藍公教民以紡織至今閩
邑賴之其功甚鉅祁春圃相國爲作歌又刊彞君教織
記所述已詳茲不贅鍾公之爲政也以振興文教爲務

邑舊有書院而廢弛已久公至則擴而新之益以考棚
延師增課又親爲諸生講論生平於書無不讀凡所指
授皆勉以博古通今壽之士始知殖學而不敢詡其免
冊至今科第連綿皆公之力也王公之爲政也以興利
除害爲務邑城垣久傾圯公至則築而固之兼及衙署
凡諸工作皆親行督理務期堅久視官事如家事廉而
且勤壽之民始有保障而不至視爲傳舍至今四民安
堵皆公之力也昔人謂飲水必知源邑之有布帛乃藍
公所遺邑之有文學乃鍾公所遺邑之有捍衛乃王公
所遺三公能愛壽之人故壽之人亦愛之而不忘是真

可企及於古之遺愛矣因竝祀於遺愛堂後之覽者其亦可以風矣東來不敏親授業於鍾公於蓋公則得其所聞於王公則得之所見謹記其緣起如此

重修城隍廟碑記

前人

治天下之要道莫大於正人心有可以正人心者不必泥古禮之有無也古無城隍之祀周易泰之上六有城復於隍一語而非言祀典戴記有水庸之祀說者以水爲隍以庸爲城而僅列於八蜡之一自兩漢以後廟祀見於乘志者則有吳赤烏之年號而北齊書始載慕容儼禱神獲佑事唐時如張說張九齡杜牧輩皆有祭文

傳於世逮宋建隆後其祀乃遍天下明洪武中改建廟宇俱如公廡設坐判事如長吏狀蓋後世易封建爲郡縣故金湯之鞏固所關尤鉅直與社稷之祀竝重也而吾獨謂其可正人心者人之心莫患乎無所畏世有不畏父兄不畏官長而一語以冥責鬼誅莫不竦觀而懾志者是聖人可補天道之憾而神道即可補人事之憾也况以聖賢之理論之一念之正神在其中一念之邪鬼在其中爾室屋漏之地有十目焉有十手焉皆實理而非幻境也昔人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欲正其心者但當由一念之正漸至

於念念俱正則可成爲君子而不至流爲小人也何必
疑古禮之有無哉壽陽舊有城隍神之廟創自明初嗣
後增修者屢矣同治戊辰邑人復奉邑侯劉公之命葺
而新之蓋深有意於正人心者余竊考泰之上六有云
勿用師自邑告命蓋示人以保泰之法奮武不如修文
勤遠不如治近也誠使壽之民皆能以正存心更望宰
是邑者皆能以善教得民之心則以君子之正去小人
之不正世運之所以常泰卽人心之所以常正也不亦
懿哉因功竣而爲之記請質諸世之欲正人心者

擬請行保甲團練公稟

壬戌

前人

具稟人爲請行保甲兼寓團練事緣壽陽地處衝途兵
差絡繹恐有逃軍滋擾強盜竊發防禦之策不外保甲
團練兩端保甲所以治內團練所以捍外外盜必以內
盜爲巢穴內盜必以外盜爲聲援非兼行二法必多疏
漏但向來行保甲者造冊有費換冊有費催辦有費是
以民不願行而視爲具文向來行團練者召募有費訓
練有費養贍有費是以民不能行而阻於浮議竊謂保
團兩法惟在得人以行之通融其法不必沿襲其文乞
先諭各所鄉約令伊歸各村集議每村舉公正數人以
爲團長然後區分十家各舉一人爲牌長令伊勸諭倡

率九家之人有盜則團長傳牌長牌長傳九家可以一呼而集糧鋤棘藿皆禦盜之器也鄰里族黨皆禦盜之人也一村如此又復聯合數村則兩事皆可舉行但兩事非奉官不能行非隨民所便亦不能行只宜於各鄉出示曉諭俟民自辦官惟稽察所舉之人不可令吏役干預其事也謹將所擬規條開列於後一保甲團練宜通融行之也保甲不必造冊懸牌但使各村自立帳簿團練不必出錢雇覓但使各村自分隊伍保甲所舉之甲長卽團長也保甲所舉之牌長卽團練之隊長也惟在所舉得人則保甲團練可以一時舉行甲長須舉老

成紳耆有膽識者牌長須舉筋力強壯能任事者所舉得人則身使臂臂使指可以不煩而理矣一上下之情宜防壅遏也保甲團練一經吏胥之手便有種種弊端今請在城先舉公正紳耆數人俟各鄉立定帳簿後代爲呈官用印一概不經吏手其各村團長如有方略計畫緊急公務宜許令親自見官官亦宜優以禮貌但不許干預一切詞訟武斷鄉曲惟有關保團之事方許直陳則上下無所壅遏矣一城鄉之守宜分地界也鄉民所以疑畏者恐調鄉民守城耳今請使城關之人守城關四鄉之人守四鄉則人情之疑畏可釋守城者除營

兵之外尚有各房各班以及城內之居民鋪戶俱可編爲保甲四關之鋪戶亦宜各分牌長或助守城或於關關之外堵禦至於鄉民各守其鄉只須連莊救應縱有強寇豈能越鄉而至城况此次辦理爲各保身家起見有鄉勇之實而無鄉勇之名乞永免別處調用一保團宜去浮文也向來行保甲者必立循環二冊細列丁口門首懸掛門牌此次可不必造冊不必懸牌亦不必細書丁口只取能出一人者爲一戶十戶爲一牌十牌爲一甲其中有女戶及老病幼弱之戶不妨略而不數以十二三家爲一牌有殷富之家能出數丁者不妨重寫

戶名以五六七家爲一牌但令每村各具一帳聽團長指使可也向來行團練者必請教師必雇鄉勇壽邑地薄民貧未易辦此其有殷富之家願請教師者聽其自便其餘小村但能齊心合力雖不習武藝亦能禦盜村中貧富不齊富家多派幾人貧家少派極貧之家不必派或時習武藝或遇有防禦可令富家犒勞資助不可立雇覓之名恐一用雇覓後難爲繼惟犒勞資助多寡無定額可爲永久之計總之二事皆宜隨地變通不必拘於一轍如此則浮文去而可收實用矣一保團宜防隱漏也從前行保甲時或一族共寫一戶或數家共寫

一戶此次務從核實雖不細列丁口實欲各保身家不得有所隱漏倘有隱漏必當重究鄉約其各村舖戶小店及村外零竒一兩戶俱並入附近之村編聯其庵觀寺院人少者附村編聯人多者自爲一牌俱聽團長約束不得窩留逃兵潰卒及面生可疑之人如有形迹可疑者牌長告知團長率眾盤問或逐使遠去或縛以送縣至於道旁之窩鋪雖以護送行旅巡查奸匪爲名亦宜令各村時加糾察防其轉爲盜窩又如炭窰瓦窰甕窰之類亦宜編爲一牌令窰主時加糾察庶幾戶無隱漏而姦盜無所容矣一保團宜嚴賞罰也近來亂兵紛

紆鄉民逃避恐有無業之徒乘機搶劫宜稍與團長以便宜之權如遇有匪徒搶劫村眾共知者雖格殺勿論可也若僅形迹可疑許縛送公堂村民有違眾行凶者亦許縛送則法紀可立矣又如村中有習學武藝勤於防禦者富民有樂善好施助成團練者宜顯加獎賞給以匾額若團長辦理妥善亦宜旌獎團長辦理不善則斥退再舉一村中宜相聯合也壽陽地居山僻大村絕少二三十家之村居多且有三五家爲一村者非糾合眾村何以禦盜請令各村團長於編聯本村之後更與鄰近諸村互相約定一村有警或放炮或鳴鐘數村卽

時赴救如有約而不赴者或私相議罰或公稟究治此
卽所謂連莊會也其赴救出力之村官亦賞其團長則
人心知所勸也一晝夜皆宜巡警也連莊會既立數村
自爲合同執照團長各操其一遇有盜警勢難相敵者
隨遣一二人遍傳鄰村但見執照立即合力同赴若本
村晝夜巡防但傳口號三數日一變自隨其便夜間或
多覺更夫或輪流巡更巡更者遇賊喊叫村中各牌俱
執兵器出門規避不出者有罰則賊無所容矣如村中
有殷富之家可出錢置買兵器送在社中公用如不能
者雖農器亦可禦盜也以上各條倣保甲團練之意而
不襲保甲團練之文物陳梗概未知是否伏乞 仁
明老父臺裁決審定去其不可行者而採其可行者則
闔邑幸甚

勸辦鄉團說

前人

竊思賊匪之滋擾宜爲普天率土所共憤而各處欲辦
鄉團每爲浮議所阻者其氣先餒也天下之勢譬如一
人之身其氣果壯則虎之猛可視如鼠其氣一餒則蟻
之鬥可驚爲牛一身之氣不養則不充天下之氣不激
則不動其所以養而激之者惟在講明忠孝之大義而
已余竊恨西來股匪以長髮之遺孽敗亡奔竄之餘由

豫而秦由秦而晉由晉而畿輔渡河越山曾無有一邑一郡如唐之張巡許遠出而蔽遮之者遂使賊乘閒而入每至一處裹脇無數愈裹脇則人愈眾勢愈強誠可恨也雖然彼特烏合之眾耳其眾易散其強易弱誠使各處皆有團練令彼進無可據退無可歸加以官兵之邀擊何難指日而撲滅乃賊至則望風逃遁賊退則苟且偷安語以團練人皆不應此賊所以肆然而無忌也且夫賊至畿輔正臣民所宜卧薪嘗膽枕戈待旦之時也而地官遂若晏然無事何其氣之不振哉爲今之計急宜鼓勵鄉民催辦鄉團勤於延接以申警之俾知

食毛踐土人人宜忠受氣成形人人宜孝一已獨逃而貽眾以危不忠卽不孝也棄祖先墳墓田廬而遷徙不守不忠卽不孝也出而遇賊反爲賊所裹脇不忠卽不孝也與其避敵而多死曷若拒敵而猶可生與其眾散而負不義之名曷若眾聚而成赴義之舉果能多方獎勵使鄉人皆知有忠孝則千萬人之氣皆壯而不餒眾能素飽志可成城非虛語也乃倡爲浮議者或謂賊眾我寡勢恐不敵或謂賊過之處不可攖其怒攖其怒則恐遭反噬嗟乎此真無識之言也鄉團之法人自爲戰家自爲守遍地皆鄉也鄉有團則賊處處受敵賊豈眾

而我豈寡乎賊過之處四出焚掠戕殺無所不至豈皆
因人之攫其怒乎且彼實可怒之甚凡有忠孝之心者
莫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雖狼奔豕突必將入陷
窞之中矣何能反噬之有由此觀之賊匪非難撲也鄉
團非不易辦也忠孝之心人人自具忠孝之氣亦人人
自充特未有養而激之者耳孫武子之論用兵以爲朝
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吾願今之良有司因鄉民之朝氣
而用之

壽陽縣災賑碑記

張鑑衡 邑人

夫居安而不思危危道也處常而不知變變機也從古
帝王豈無水旱災荒哉而仰帝廷者必曰堯舜之世頌
王化者必曰禹湯之時民知備豫者久故儲集者厚雖
堯有九年之水而無損於昇平湯有七年之災而仍成
爲邦治也今世則不然民每耽於逸豫有訓之以勤者
則謂明歲之稔何必減於今歲之豐也俗每習於奢侈
有飭之以儉者則謂開財之源何妨疏於節財之流也
居安無見危之明處常無觀變之智亦何怪其危變之
來而束手無策哉溯自乙亥秋雨傷禾穀米多黑則晉
災之始也至丙子省南一帶饑饉薦臻至丁丑則赤地
千里西及雍之東偏南達豫之北境札瘥凶荒更不可

言矣澤有鴻嗷牀多鵠面饑餓者徧於途而車馬不行
食人者盈於野而商賈皆斷甚至父子不相顧夫妻不
相依草根已盡屋宇將空有司而食穰食秕者有之自
經自縊者有之死於疾疫者有之慘不忍言而民又何
論焉維我壽陽素稱瘠薄當此大祲力愈難支先是前
任佛老父台同李委員查報一百八十七村以偏災稟
聞人心危懼嗣經署任馬老父台稟請上憲以全災變
通酌賑復請續查四百一十餘村人心貼然則我壽民
之均霑闔澤者馬老父台之德也維昔曾宮保閩星使
奏派本省在籍紳士辦賑者十一人愚亦濫廁其列奔

走先後與有責焉於是殫其竭蹶之力奮其駑鈍之才
幫同局中紳士二十人日夜從事以期不負委任拯民
於危亡救民於離散敬襄我馬老父台稽查戶口繼以
開倉勸捐請漕凡十閱月而告竣統計先後查報七萬
零六百二十三口大口月給倉斗穀斗二升小口減半
共用倉穀一萬三千六百石有奇用捐穀一萬四千一
百石有奇撥漕三次一千三百石有奇其正二月給放
者倉穀也其三四月給放者捐穀也其五六月七月共給
放二十二日者捐賑之所餘與所請之廣漕東漕也凡
給賑以京石而書捐以大石每大石抵銀十兩共書捐

七千零六十九大石合計銀七萬零六百九十兩其設局經費捐自官紳富商二千一百餘貫得獎勵者三百八十二名凡我壽局之官紳皆自備資斧以相從事此其大畧也既蒞事應將官紳富商壽諸石局之人皆曰君身其事目擊其難曷不誌其始末以懲來者愚喟然曰三晉災荒從無若此之甚者也且亦未聞檄十數省之捐款而共濟晉災也維我沅甫宮保撫晉議蠲議賑不拘成例惟期活民奏留京餉籌款遠域晉人之家戶戶祝也宜哉晉之報災九十餘州縣飢民八百萬有餘雖我壽邑不若諸邑之甚然而流連死亡者已不可言

設非我馬老父台莅任茲土仰體宮保之心以爲心則我壽更有不忍言者矣後之人倘鑒於斯而有惕焉將綢繆於夫爾之先毋掘井於臨渴之際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不忘危常而思變安有荒歉之懼哉嗟乎處安常而不知危變不識勤儉而生者遂至於死死者已矣生者哀之倘後人哀之而不鑒之則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109621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frame.

